

新式標點

桃 花 扇

陶樂勤重編



1930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6344



63

## 桃花扇序（附本末）

### 陶樂勤新序

這部桃花扇是配實的曲本。主人翁是侯朝宗及李香君；而一柄桃花扇，是兩人戀愛的結晶。曲本表現兩人戀愛的不自由，經過多少艱險。結局仍是分而不能復合；合而不得不擺脫一切，各出家修道。但出家修道，並不是戀愛的熱度下降，正是熱度達於沸騰，無可再高，好像寒暑表因熱度過高而裂；蒸汽鍋因熱度過高，脹力過大而炸。不過勇氣激烈的，迫而自殺；溫柔的出家修道。但我中國的國民性是溫柔的，所以凡鍾情（即戀愛）而不得圓滿的，出家為多；其次鬱抑而死；又其次自殺。然自殺亦多為沈水投環服毒。不過這種自殺，猶因受辱起的居多；專為情而如此的，還是大大的少數。因這情字是溫柔的心理作用，尤其是中國人最富於這種心理作用。所以一九二三年日本因受火山地震海嘯火災之厄，中國忘了二十一條等恥

辱，頻年助長內亂的隱謀，尙存猶已瀕瀕已飢的心腸，踴躍捐輸。

但侯朝宗及李香君之戀愛的心理作用雖烈，然發洩不濫，很潛伏的。並不如現在一般高談戀愛的人們，專以求得異性爲人生的根本意義。爲着求異性而求學，爲着求異性而社交，甚至假作富於文藝才能，力求修飾邊幅，以求誘惑異性。對手兩性，靡不如是。這種戀愛的現象，直是率國人而爲僞，結果戀愛爲之蒙不白之冤。我可說這非戀愛；直是利慾的役使，和以前所謂的「門當戶對」有過之無不及。

曲本中雖用戀愛做基礎，表示牠的不得自由，然而實在描寫當日政治的混亂，國恥的喪亡，言論出版的不自由，集會結社的遭刑戮，正義消滅，君子在野。其致小人的結合黨徒，趨炎附勢；所取手段，實吮癩舐痔之尤。且欲用美人計以屈服正士，所以阮大願出金錢，助侯朝宗梳鬢香君。當日的復社，可當於今日的議會；當日的侯朝宗，可當於今日議會的中心分子。當日奸徒，欲用賄收買清議，可當於今日的欲握政權及總統的人們，用人民的膏血收買。安得有李香君的却匿之舉〔一〕

喪今日行賄者的胆！阮大鍼的廉恥喪盡，無所不爲，正狗彘之不食，可不置論。最可惡的，就是編蝠專事拉攏的楊文聰。現在中國政局的如此混亂，我說至少也由於一般摺客式的政客所致；東也拉攏，西也拉攏，結底他們的奸謀，也像楊文聰，人不能識破。我可說桃花扇中最無氣骨的面最惹是非的，就是楊文聰。倘使文聰力持正義，明是非之辯，不奉惡，不趨勢利，俟李既不致發生戀愛的關係，斷不致阮大鍼惱羞成怒，胆大妄爲，發生後來許多平地風波。而且楊文聰不但當於今日摺客式的政客，且當於今日走鴛子的鑲邊角色。

蘇崑生與柳敬亭，胆識俱全，而義勇才備，遠非侯朝宗之優柔寡斷所能企及。初本欲以歌曲怡養天年，以爲樂天之民，與世相遺。乃既以政治混亂而欲逃出旋渦，然終以政治混亂而不得濟世獨立，相繼牽入。足見政治混亂，萬不可獨善其身；其能獨善其身的，尤須政治清明。論他二人的行徑，可以現已物化的李六更仿之。至於手握兵權的左良玉等，正如今擁兵自大的督軍。然惟左良玉，尙有是非心，而

不剛復自用。至史可法，就曲本中所述，我認是軟化了。

桃花扇的作者筆法，描寫悲歡離合，直令人可歌可泣。其於社會的效能，在我看，實駕出近日所介紹西洋名曲如華倫夫人職業之上。其謂我中國的藝術不及西洋者，實未嘗致力於國曲而得其奧者的旨評，不足為訓。總之一齣有一齣的精彩，一人有一人的神情，忠勇節義，奸雄詭詐，熱鬧冷靜，幽雅雄武，無不文中有物，紙中有人，可說：「歎觀止笑！」就中「却奩」「拒媒」「閒話」「守樓」「罵筵」「逃難」尤為出色；可令奸雄喪胆，正士壯氣。惟間涉迷信之談，不免白璧微瑕；然以時代關係，仍是瑕不掩瑜。

校正這種舊名曲，手段各有不同。現所通認為是的，將獨白割去，旁白刪除。起初我也以為如此方合科學的作品。然細考以後，這種辦法，實在未能苟同。因為各齣都可獨立，非有獨白，斷難使讀者觀者知其人物前後線索；這也創造中國戲曲者的苦心思索得者，也是創造精神的結晶。至於旁白，尤不得刪除；因為歌曲中的

詞句，有接旁白而成的。倘使刪除了，那歌曲不免成了斷簡闕文，所以我完全不易。至於科目，因表現一種神情，是劇中要件，尤不可不詳，所以特別留意，非可刪者，萬不妄去；其有錯誤者，亦經添改。

舊本印品，差字脫句甚多，均經改正加入。但因中國的印刷業，程度尙屬幼稚，不可爲諱；所以合作精神尙欠圓滿，以致難免錯誤。遠望閱者匡政，俾便再板之時，加以訂正。其中尤易錯誤的，則爲旁白與詞曲合在一氣；而舊本未加分別，均用大號字表之。現今統爲分別，凡詞曲均加以「」號，以醒眉目；然猶不免相混。曲牌名用六號字，附記於詞曲之末；這是我的創格。是否合宜，猶祈讀者指教。是爲桃花扇之新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晨崑山陶樂勤序於上海寄廬

## 夢鶴居士舊序

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人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洊至荆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小能覆鼎餗，而溺於宴安。扼腕時艱者，徒屬之蓆帽青鞋之士；呈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少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載後，雲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與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上不悖于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劇？吁！異哉！當日阮鬍子，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一個人，卽以其技還



奪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褻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當日之局，而欲舖東林之餘糟也；亦非有甚於青蓋黃旗之事，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閒，窮明兒淨，胸有物物，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傳之爾。斯時也，適然而有却奁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而可傳者也。彼既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邱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箋，疊鼓說吹，覺浩浩蕩蕩，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鬱。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板橋殘照，楊柳鬱腰」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拜；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而桃葉却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

橋花扇 廖

軒輕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

八

梁溪夢鶴居士撰

## 桃花扇本末

族兄方訓公，崇禎末，爲南朝部曹。子舅秦光儀先生，其姻姪也，避亂依之。竊旅三載，得弘光遺事甚悉。旋里後，數爲予言之；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蓋實錄也。獨香姬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雖不見諸別集，其事則新奇可傳。桃花扇一劇，感此而作，南朝興亡，塗繫之桃花扇底。

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寐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然獨好誇於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尙秘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讌，亦往往言及。又十餘年，興亡已闕矣！少司農田綸霞先生來京，每見必握手索覽。予不得已，乃挑燈填詞，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書成，蓋己卯之六月也。』

前有小忽雷傳奇一種，皆顧子天石代予填詞。予雖稍諳宮調，恐不諧於歌者之

口。及作桃花扇時，天石已出都矣！適吳人王壽熙者，丁繼之之友也，赴紅蘭主人招，留滯京邸，朝夕過從，示予以曲本數套，時優熟解者，遂依譜填之。每一曲成，必按節而歌。稍有拗字，卽爲改製，故通本無齟牙之病。

桃花扇本成，王公縉紳，莫不借抄，時有紙貴之勢。乙卯夕，內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善本，忘懷遺傳何所，乃於張平州中丞家，覺得一本。午後進之直邸，遂入內府。

乙卯除夜，李木庵總憲，奉使送歲金，卽索桃花扇爲圍爐下酒之物。開歲燈節，已買優扮演矣！其燕客金斗山，於李相園湘北元生宅，名噪時流，唱與畫一折，尤得神解也。

庚辰四月，予已解組，太庵先生招觀桃花扇。一時翰部臺省，羣公咸集，讓予獨居上座。命諸伶更番進觴，邀予品題。座客嘖嘖指顧，頗有凌雲之氣。

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獨寄園一席，最爲繁盛；名公鉅卿，墨客騷人

，駢美者坐不容膝。張旆則鋪天繡地，臚列則味海珍山。選優兩部，秀以充正色，  
蠶者以供雜脚。凡砌抹諸物，莫不應手。妙在各優人感其厚賜，竭力描摹，聲價俱  
宵。蓋因主人乃高陽相公之文孫，詩酒風流，今時王謝也，故不惜物力，爲此豪華  
。然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炮酒闌，唏噓而散。

楚地之洞，美在萬山中阻絕人境，卽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頗嗜詩書。子友  
顧天石，有劉子驥之願，竟入洞訪之，盤桓數月，甚破崇禎之每宴，必命家姬奏桃  
花扇，亦復旖旎可賞。蓋不知何人傳入，或有難林之買耶！

歲丙戌，予驅車恆山，遇舊賓長劉雨峯爲郡太守時。羣僚高談，留子居賓座，  
觀演桃花扇，凡兩日，纏綿盡致。僚友知出予手也，爭以盃酒爲壽。予輩有未慚者  
，呼其部頭，卽指點焉。

顧子天石，讀桃花扇，引而申之，改爲南桃花扇，令生旦當場團圓，以快觀  
者之目。其詞華精警，追步臨川。雖補子之不逮，未免形子伯父，敢不避席乎？

桃花扇者，有題辭，有跋語，又有批評，有詩歌，皆借讀者信筆書之。縱橫滿紙，已不記出自誰手。人有投詩贈歌，充盈篋笥，美且不克勝收矣，俟錄專集。

桃花扇抄本，久而漫滅，幾不可識。津門修蔗村者，詩人也。與粵東屈翁山善。翁山之遺孤，育於其家。修爲謀婚，歲無異己子，世多義之。薄遊東魯，過子舍，索鈔本讀之。纔數行，擊節叫絕，傾囊囊五十金，付之梓人。計其工較也，尙難於百里之半；災梨莫非易事也！

雲亭山人漫述

## 凡例

一，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則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觀者當用巨眼。

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

一，排場有起伏轉折，俱獨闢境界，突然而來，倏然而去。今詞家每喜摹擬其局面。凡局面可擬者，卽厭套也。

一，每齣脈絡聯貫，不可減少。非如舊劇東拽西牽，便湊一齣。

一，各本填詞，每一長折，例用八曲。優人刪繁就簡，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當，辜負作者之苦心。今於長折止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刪故也。

一，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數皆時流諳習者，無煩探討，入口成歌。而詞必新警，不襲人牙後一字。

一，詞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曲以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說白者，此則以詞曲代之。若應作說白者，但入詞曲，聽者不解，而前後間斷矣！其已有說白者，又奚必重入詞曲哉？

一，製曲必有旨趣。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列之案頭，歌之場上，可感可興，令人擊節嘆賞，所謂歌而善也。若勉強敷衍，全無意味，則聽者唱者，皆苦事矣。

一，詞曲入宮調，叶平仄，全以詞意明亮為主。每見南曲艱澁扭擲，令人不解。雖合絳竹，止可作工尺字譜，何可謂之填詞耶？

一，詞中使用典故，信手拈來，不露釘釘堆砌之痕。化腐爲新，易板爲活。點鬼呆屍，必不取也。

一，說白則抑揚鏗鏘，語句整練；設科打諢，俱有別趣；宮不通俗，不肯傷雅，庶得風人之旨。



一，舊本說白，止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諷，往往點金成鐵，爲文筆之累。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字。箴幅稍長者，職是故耳。

一，設科之嬉笑怒罵，如白描人物，盪后畢現。引人入勝者，全借乎此。今俱細爲界出，其面目精神，跳躍紙上，勃勃欲生，况加以優孟摹擬乎？

一，上下場詩，乃一齣之始終條理。倘用舊句俗句，草草塞責，全齣減色矣！時本多尙集唐，亦屬濫套。今俱創爲新詩，起則有端，收則有緒。著往歸歸之義，彷彿可追也。

一，全本四十齣。其首試一齣，中插一齣，末補一齣，又全本四十齣之始終條理也。有始有卒，氣足神完，且脫去離合悲歡之熟徑，謂之戲文，不亦可乎？

雲亭山人偶拈

# 桃花扇目錄

陶樂勸新序

夢鶴居士舊序

雲亭山人桃花扇本末

凡例

## 上卷

試一齣	先聲	第一齣	聽稗	第二齣	傳歌
第三齣	鬧丁	第四齣	偵戲	第五齣	訪翠
第六齣	眠香	第七齣	却奩	第八齣	鬧榭
第九齣	撫兵	第十齣	修札	第十一齣	投繯
第十二齣	辭院	第十三齣	哭主	第十四齣	阻奸
第十五齣	迎駕	第十六齣	駁朝	第十七齣	拒媒

第十八齣 爭位 第十九齣 和戰 第二十齣 移防

插一齣 閒話

下卷

第二十一齣 蠅座 第二十二齣 守樓 第二十三齣 寄扇

第二十四齣 罵筵 第二十五齣 選優 第二十六齣 賺將

第二十七齣 逢舟 第二十八齣 題畫 第二十九齣 建社

第三十齣 歸山 第三十一齣 草檄 第三十二齣 拜壇

第三十三齣 會獄 第三十四齣 截磯 第三十五齣 誓師

第三十六齣 逃難 第三十七齣 劫寶 第三十八齣 沉江

第三十九齣 棲翼 第四十齣 入道 補一齣 餘韻

# 桃花扇

## 試一齣 先聲

佈景 賀禮之庭院。

賀禮開步庭中，同事自後入。

賀禮 「古董先生誰似我？」

非玉非銅，滿面包漿裏；

剩魄殘魂無伴夥，

時人指笑何須躲？

舊恨填胸一筆抹，

遇酒逢歌，隨處留皆可；

子孝臣忠萬事妥，

休思更喫人參果！——（繞花樞）

日麗唐虞世，花開甲子年；

中山無寇盜，地上總神仙。

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個贊禮，爵位不算，姓名可隱，最喜無禍無災。活了九十七歲，閱歷多少興亡，又到上元甲子。堯舜臨軒，禹臯在位；處處四民安樂，年年五穀豐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見了祥瑞十二種。

同事 請問那種祥瑞？

贊禮（屈指數着）河出圖，洛出書，景星明，慶雲現，甘露降，膏雨零，鳳凰集，

麒麟遊，冀莢發，芝草生，海無波，黃河清。件件俱全，豈不可贊？老夫欣逢盛世，到處遨遊。昨在太平園中，看一本新出傳奇，名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老夫不但耳聞，皆曾眼見。更可喜，把老夫衰態，也拉上了排場，做了一個訓末脚

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罵一回。那滿座賓客，怎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

同事 請問這本好戲，是何人著作？

贊禮 列位不知；從來填詞名家，不著姓氏。但看他有裏有貶，作春秋必賴祖傳，可咏可歌，正羅頭豈無庭訓？

同事 這等說來，一定是雲亭山人了！

贊禮 你道是那個來？

同事 今日冠裳雅會，就要演這本傳奇。你老既係舊人，又且聽過新曲，何不把值奇始末，預先鋪敘一番，大家洗耳？

贊禮 有張道士的滿庭芳詞，歌來請教罷！

「公子候生，

秣陵僑寓，

桃花扇

先聲

恰借南國佳人，

謔言暗害，

鸞鳳一宵分；

又值天翻地覆，

據江淮，藩鎮紛紜，

立昏主，徵歌選舞，

黨禍起奸臣。

良緣難再續，

樓頭激烈，

獄底沉淪，

却賴蘇翁柳老，

解救殷勤；

半夜君逃相走，

望烟波，誰吊忠魂？

桃花扇，齋壇揉碎，

我與指迷津！——（滿庭芳）

同事 妙！妙！只是曲調鏗鏘，一時不能領會，還求總道數句。

賀禮 待我說來：

奸馬阮中外伏長劍，巧柳蘇往來牽密線。

侯公子斷除花月緣，張道士歸結興亡案。

## 第一齣 聽稗

佈景 莫愁湖上，垂楊幾樹，掩映傍水人家。

方域 「孫楚樓邊，

桃花扇 聽稗



莫愁湖上，

又添幾樹垂楊；

偏是江山勝處，

酒賣斜陽；

勾引遊人醉賞，

學金粉兩朝模樣；

暗思想：

那些鶯燕燕狂，

關甚興亡！——（想芳華）

「院靜廚寒睡起遲，

秣陵人老看花時；

城連曉雨枯陵樹，

江帶春潮壞殿基。

傷往事，

寫新詞；

客愁鄉夢亂如絲。

不知烟水西村舍，

燕子今年宿榜誰？——（鷓鴣天）

小生姓侯名方域，表字朝宗，中州歸德人也！夷門譜牒，梁苑冠裳。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樹東林之幟；選詩雲間，徵文白下，新登復社之壇。早歲清詞吐出，班香宋豔；中年浩氣流成，蘇海韓潮。人鄰耀華之官，偏宜賦酒；家近洛陽之縣，不願栽花。自去年壬午南闈下第，便僑寓這莫愁湖畔。烽烟未靜，家信難通，不覺又是仲春時候！你看碧草黏天，誰是還鄉之伴？黃塵匝地，獨爲避亂之人！——唉！（搖著頭）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

幸喜社友陳定生，吳次尾，寓在蔡益所書坊，時常往來，頗不寂寞。今日約到治城道院，同看梅花，須索早去！

「乍暖風煙滿江鄉，

花裏行遲，

攜着玉缸，

笛聲吹亂客中腸！

莫過烏衣巷，

是別姓人家新畫梁！」——（顧寶眉）

貞慧應箕（同上）「王氣金陵漸凋傷，

擊鼓旌旗何處忙？

怕隨梅柳渡春江。」

貞慧 小生宜與陳貞慧是也！

應貞 小生貴池吳應箕是也！

貞慧 次兄可知流寇消息麼？

應箕 前昨見邸抄，

流寇連敗官兵，

漸逼京師，

那甯南侯左良玉，進軍襄陽，

中原無人，大事已不可問！

我輩且看：

「春光全無主！

春飄蕩，

風雨梨花摧曉妝。」——（前腔）

桃花 扇 聽 轉

方城（相見）請了！兩位社兄果然早到。

應箕 豈敢爽約！

貞慧 小弟已着人打掃道院，沽酒相待。

家僮（忙上）節寒嫌酒冷，花好引人多。稟相公！來遲了！請回罷！

貞慧 怎麼來遲了！

家僮 魏府徐公子要請客看花，一座大道院，早已占滿了！

方城 既是這等，且到秦湑木榭，一訪佳麗，到也有趣。

應箕 依我說，不必遠去；兄可知道秦州柳敬亭，說書最妙，曾見賞於吳橋范大司

馬，桐城何老相國。聞他作寓在此，何不同往一聽，消遣春愁？

貞慧 這也好！

方城（發怒着）那柳麻子新做了奄兒阮鬍子的門客；這樣人說書，不聽也罷了！

應箕 兄還不知，阮鬍子漏網餘生，不肯退藏，還在這裏蕪蕪聲伎，結納朝紳。小

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其罪；那班門客纔曉的他是崔魏逆黨，不待曲終，拂衣散盡。這柳麻子也在其內，豈不可敬。

方域（吃驚着）呵呀！竟不知此輩中也有豪傑！該去物色的！（同行着）

「仙院參差弄笙簧，」

人住深深丹洞傍，

閒將雙眼閱滄桑！」

家僮「此間是了！待我叫門。（叫）——柳麻子在家麼？」

貞慧「哇！他是江湖名士，稱他柳相公纔是。」

家僮「柳相公開門！」

敬亭「門掩青苔長，話舊樵漁來道房。」——（前腔）

（相見）原來是陳吳二位相公，老漢失迎了！（指着方域）

此位何人？

貞懸 這是敵友河南侯朝宗，當今名士；久慕清談，特來傾教。

敬亭 不敢！不敢！請坐！獻茶！——都是讀書君子，甚麼史記通鑑不曾看熟？倒

來聽老漢俗談！你看：

「廢苑枯松靠着頰牆；

春雨如絲宮草香，

一朝興廢怕思量！」

鼓板輕輕放，沾淚說書兒女腸！」——（前腔）

方城 不必過謙，就來賜教。

敬亭 既蒙光降，老漢也不敢推辭；只怕演義盲詞，難入尊耳！沒奈何，且把相公

們讀的論語說一章罷！

方城 這也奇了！論語如何說的？

敬亭（笑着）相公說得，老漢就說不得？今日偏要假斯文，說他一回。（上座敲着

鼓板)

「問余何事棲碧比

笑而不答心自閒。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拍着醒木)

敢告列位，今日所說，不是別的，是申魯二家欺君之罪，表孔聖人正樂之功。當時魯道衰微，人心僭竊，我夫子自衛返魯，然後正樂。那些樂官，恍然大悟，愧悔交集，一個個東奔西走，把那權臣勢家，鬧烘烘的戲場，頃刻冰冷。你說聖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害？神妙呀不神妙？(敲着鼓板)

「自古聖人手段他能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

見一夥亂臣無禮教歌舞，

使了些些小方法，弄的他精了精；



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隊，

都做了高節清風大英雄！（拍着醒木）

那太師名聲，他第一個先適了齊。他爲何適齊？聽俺道來：（敲着鼓板）

「好一個爲頭爲領太師聲，

他說：咳！俺爲甚的替撞三家景陽鐘。」

往常時，瞎了眼睛在泥窩裏混，

到如今抖起身子去個清。

大撒脚步正往東北走，

合夥了個敬仲老先生，

纔顯俺的名；

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

景公擦淚側着耳聽。

那賊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

也不敢到姜太公家裏去拿樂工。」（拍着醒木）

管亞飯的名干適了楚，

管三飯的名繚適了蔡，

管四飯的名映適了秦。

這三人爲何也去了？聽我道來：（敲着鼓板）

「連一班勸膳的樂官，

不見了領隊長，

一個個各尋門路奔前程。

亞飯說：

亂臣堂上撥着碗，

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聽；

抽 花 扇 離 神

你看僧長官此去齊邦誰敢去找？我也投那熊繹大王，倚仗他的威風。

三飯說：

河南蔡國雖然小，

那堂堂的中原，緊靠着京城。

四飯說：

遠望西秦有天子氣，

那強兵營裏，我去抓響第一箏。

一齊說：

你每日倚着塞門榭子使喚俺，

今以後叫你聞着俺的風聲腦子疼。（拍着醒木）

擊鼓的名方叔入於河；

搖鞞的名武入於漢；

少師名揚，擊磬的名襄入於海。

這四人另是個去法，聽俺道來：（敲着鼓板）

這擊磬插鼓的三四位，他說：

你丟下這亂紛紛的排場，俺也幹不成。

怎嫌這裏亂鬼當家，

別處尋主，

只怕到那裏低三下四，

還幹舊營生。

俺們一葉扁舟桃源路，

這纔是江湖滿地幾個漁翁。（拍着醒木）

這四個人去的好！去的妙！去的有意思！聽他說些甚的？（敲着鼓板）

「他說：

十丈珊瑚映日紅，

珍珠捧着水晶宮；

龍王留俺宮中宴，

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

鳳簫象管龍吟細：

可教人家吹打着，俺們纔聽。

那賊臣就溜着河邊來趕俺，

這萬聖烟波路也不明！

莫道山高水遠無知己

你看海角天涯，

都有俺舊弟兄。

全要打破紙窗看世界，

虧了那位神靈提出俺火坑。」

憑世上滄海變田田變海，

俺那老師父只管鑿瞎着兩眼定六經。」（起立着）

獻醜！獻醜！

貞慧 妙極！妙極！如今應制講義，那能如此痛快真絕也？

應箕 敬亭纔出阮家，不肯別投主人，故此現身說法。

方域 俺看敬亭人品高絕，胸襟洒脫，是我輩中人；說書乃其餘技耳！

方域貞慧應箕 一暗紅塵，霎時雪亮；

熱春光，一陣水涼！（同笑着）

清白人會算糊塗帳！

這笑罵風流跌宕，

一聲拍板溫而厲，

繞 繞 鳳 鳳 舞 舞



## 第二齣 傳教

佈景 一間妝樓，四壁詩畫。

貞麗 『深畫眉不把紅樓閉。

長板橋頭垂楊細，

絲絲牽惹游人騎；

將筓絞緊繫；

把筓灑巧製。』——（秋月亮）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兩岸邊；

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

妾身姓李，表字貞麗；烟花妙部，風月名班；生長曲院之中，迎送長橋之上

；鉛華未謝，丰韻猶存。養成一個假女；溫柔纖小，纔陪玳瑁之筵；宛轉嬌

羞，未入芙蓉之帳。這裏有位罷職縣令，叫做楊龍友，乃鳳陽當撫馬士英的



妹夫，原做光祿阮大猷的盟弟；常到院中，誇俺女兒，要替他招客梳櫛。今日春光明媚，敢待好來也！——丫環！捲簾掃地，伺候客來。

丫環 曉得！

文驄 三山景色供圖畫，六代風流入品題。下官楊文驄，表字龍友，一榜縣令，罷職閒居。這秦淮名妓李貞麗，是俺舊好；趁此春光，訪他閒話來此，也是不免竟入。——貞娘那裏？（相見）好呀！你看梅錢已落，柳線纒黃；軟軟濃濃，一院春色。叫俺如何消遣也？

貞麗 正是！請到小樓焚香煮茗，賞覽詩篇罷！

文驄 極妙了！（登樓）簾紋籠架鳥，花影護盆。這是令愛妝樓？他在那裏去了？

貞麗 曉妝未竟，尙在臥房。

文驄 請他出來！

貞麗 孩兒出來！楊老爺在此。

文聰 都是些名公題贈，却也難得！（看四壁上詩，背手吟哦）

\* \* \* \* \*

香君 「香夢回，纔褪紅鴛被，

重點檀唇胭脂膩；

匆匆挽個拋家髻，

這春愁怎替那新詞且記！」——（前腔）

（相見）老爺萬福！

文聰 幾日不見，益發標緻了！這些詩篇贊的不差！（又有詩篇）呀呀！張天如，

夏彝仲，這班名公，大都有題贈，下官也少不的和韻一首。（香君送筆硯）

文聰 （把筆久吟）——做他不過，索性癡拙；聯寫墨蘭數筆，點綴素壁罷！

貞麗 更妙！

文聰 （看壁上的畫）這是藍田叔畫的拳石呀！就寫關於石傍，借他的襯貼也好。

——（作畫且唱着）

「綾紋素壁輝，

寫出騷人致。

嫩葉香苞，

兩困煙痕醉。

一筆宣石墨花碎，

幾點蒼苔亂染砌、（遠看着）

也將就可去。

怎比元人瀟洒墨蘭意？

名姬恰好湘蘭佩！——（梧桐樹）

貞麗 真真名筆！替俺妝樓生色多矣！

文聰 （向貞麗笑着）請教尊號，就此落款。

香君 年幼無識。

貞麗 就求老爺賞他二字罷！

文聰 (凝思着) 左傳云：「蘭有國香，人君媚之。」就叫他香君如何？

貞麗 甚妙！——香君！過來謝了。

香君 (拜着) 多謝老爺！

文聰 (笑着) 連樓名都有了！(落款) 嶺嶺癸未仲春，偶寫墨蘭於媚香樓，博香

君一笑；貴竹楊文聰！

貞麗 寫畫俱佳，可稱雙絕。多謝了！(三人俱坐着)

文聰 我看香君國色第一，只不知枝藝若何？

貞麗 一向嬌養慣了！不曾學習；今日纔請一位清客，傳他詞曲。

文聰 是那個？

貞麗 就叫什麼蘇崑生。

文聰 蘇崑生本姓周，是河南人，寄居無錫，一向相熟的；果然是個名手！傳的那套詞曲？

貞麗 就是玉茗堂四夢。

文聰 學會多少了？

貞麗 纔將牡丹亭學了半本。——孩兒！楊老爺不是外人，取出曲本，快快溫習；待你師父對過，好上新腔。

香君（皺着眉）有客在座，只是學歌怎的？

貞麗 好傻話，我們門戶人家，舞袖歌裙，吃飯居屯。你不肯學歌，閒着做甚？

香君（看着曲本唱）『生來粉黛圓，

跳入鶯花隊；

一串歌喉，是俺金釵環；

莫將紅豆輕拋棄，

學就曉風殘月墜！

緩拍紅牙，

奪了宜春翠；

門前繫住王孫轡！——（前腔）

\* \* \* \* \*

崑生 閒來翠館調鸚鵡，

懶去朱門看牡丹！

在下固始蘇崑生是也！自出院衙，便投妓院。做這美人的教習，不強似做那

義子幫閒麼？（入門相見）楊老爺在此，久違了！

文聰 崑老恭喜，收了一個絕代的門生。

貞麗 蘇師父來了！孩兒見禮。——（香君拜着）

崑生 免勞罷！昨日學的曲子，可曾記熟了？

香君 記夢了！

崑生 趁着楊老爺在坐，隨我對了，好求指示，

文聽 正要領教！

崑生 豈敢領教！（與香君對坐）

香君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皂羅袍）

崑生 錯了錯了！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可連下去，另來！另來！

香君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

崑生 又不是了！絲是頭，務要在嗓子內唱。

香君 兩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得韶光賤。

崑生 妙！妙！是的狠了！往下來。

香君 青山啼紅了杜鵑，茶蘼外，烟絲軟醉；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得先？

崑生 這句略生些，再來一遍。

香君（向崑生）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得先？閒凝盼，生生燕語明如翫，嘒嘒鶯聲留的圓。

崑生 好！好！又完了一折了！

文聰（對着貞麗）可喜令愛聰明的緊，不愁又是一個名妓哩！

（向崑生）昨日會着侯司徒的公子侯朝宗，客囊頗富，又有才名，正在這裏物色名妓，崑老知道麼？

崑生 他是敵鄉世家；果然大才。

文聰 這個姻緣，不可錯過的！——（接唱）

「破瓜碧玉佳期，

唱嬌歌細馬騎；

纏頭擲錦攤手，

傾盃催妝豔句。

桃花扇 傳戲



迎婚油餅配他公 千金體，

年年不放阮郎歸，

買宅桃葉春水。」——（取書卷）

貞麗 這樣公子，肯來梳櫛，好的緊！只求楊老極力幫襯，成此好事。

文聰 自然在心的！

貞麗 「堂中女、好珠難比；

學得新鶯，恰恰啼春；

鎖重門人未知。」——（扇聲）

如此春光，不可虛度，我們樓下小酌罷！

文聰 有擾！（同行下樓）

\* \* \* \* \*

文聰 蘇小簾前花滿畦，

貞麗 鶯醜燕嬾隔春闌！

香君 紅綃裏下櫻桃夥，

嵐生 好待潘車過巷西！

### 第三齣 鬧丁

佈景 文廟，祭壇祭品。

甲僕 俎豆傳家鋪排戶。

乙僕 祖父。

甲僕 各壇祭品有號簿。

乙僕 查數。

甲僕 朔望開門點蠟炬。

乙僕 掃路。

桃花扇 鬧丁

甲僕 跪迎祭酒早進署。

乙僕 休誤。——怎麼只說這沒體面的話。

甲僕 你會說，讓你說來。

乙僕 四季關根進戶部。

甲僕 誇富。

乙僕 紅牆綠戶闔家住。

甲僕 娶婦。

乙僕 乾柴只靠一把鋸。

甲僕 偷樹。

乙僕 一年到頭不吃素。

甲僕 醜醉。

乙僕 啐！你接得不好，倒底露出腳色來！

甲乙（同笑）俗們南京國子監鋪排戶，苦熬六個月；今日又是仲春丁期，太監寺早已送到祭品，待俺擺設心奉！（排桌）

甲僕 粟棗苦菱榛，

乙僕 牛羊豬兔鹿；

甲僕 魚菁片笋韭，

乙僕 鹽酒香扇燭。

甲僕 一件也不少。仔細看着，不要叫贊禮們偷吃，尋我們的悔氣呀！

贊禮 啐！你壇戶不偷就夠了！倒賴我們。

甲僕（供着手）得罪！得罪！我說的是那沒體面的相公們。老先生是正人君子，豈有偷嘴之理？

乙僕 閑話少說，天已發亮，是時候了，各處快點燭！

甲僕 是！

祭酒 「松柏籠烟，

兩塔蠟紅初剪；

排笙歌堂上宮懸，

捧爵帛，供性醴，香芹早薦。

司業 「列班聯敬，陪南雍釋奠。」——（辭魂見）

祭酒 下官南京國子監祭酒是也！

司業 下官司業是也！今值文廟丁期，禮當釋奠。

應箕 「檀鼓蓬蓬將曙天，

諸生接武杏壇前。

降生四人 「濟濟禮樂統三千，

萬仞門牆瞻聖賢。

大鍼 「淨洗含羞面，混入几筵邊。」——（四面卷）

應箕 小生吳應箕，約同楊維斗，劉伯宗，沈麗銅，沈眉生衆社兄同來與祭。

監生四人 社兄到的久了，大家依次排起班來。

大鍼 下官阮大鍼，聞住南京，來觀盛典。

贊禮 排班班齊，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

大衆 （拜時唱）「百尺翠雲巔，

仰見宸題金匾。

素玉端拱，顏曾四座冠冕。

迎神樂奏拜形擗，齊把袍笏展。

讀詩書不愧膠庠，

畏先聖洋洋燦爛。」——（泣韻同）——（拜畢，替帛）

梅花風 同丁

祭酒司業 「北面並臣肩，

共事奉了榮典；

趨踰環珮，鷓班鷺序旋轉。

應箕等 「司邊執豆魯，

諸生盡是瑚璉選。

大賊 「喜留都散職逍遙，

款技開，名流請貶！——（前腔）——（祭酒司業下）

應箕 （見大賊拱手驚着）你是阮鬍子？如何也來與祭。唐突先師，玷辱斯文！快

快出去！

大賊 （生氣着）我乃堂堂進士，表表名家，爲何罪過，不容與祭？

應箕 你的罪過，朝野俱知；蒙面喪心，還敢入廟？難道前日防亂揭帖，不曾說着

你的病根麼？

大鍼 我正爲暴白心跡，故來與祭。

應箕 你的心跡待我替你說來：

「魏家乾，又是崔家乾，

一處處兒同吃。

東林裏丟飛箭，

西廠裏索長線；

怎掩傍人眼字，

難免同氣崔田。

同氣崔田熟，

兄弟鬻爭官避。

大衆 笑冰山消化，

橋 花 扇 覆 了



鐵柱翻掀。（千秋歲）

大賊不諒苦衷，橫加辱罵，那知俺阮圓海原是趙忠毅先生的門人！魏黨橫暴之時，我丁艱奔走，何曾傷害一人？這些話都從何處說起？

「飛霜冤，不比黑盆冤，

一件件風影敷衍，

初識忠賢；

初識忠賢，

救周魏，把好身名，甘心貶。

春燈謎，誰不見（見），

千錯認，

無人辨，

個個將陷。（指看）

恨輕薄新進，也放屁狂言！」——（前腔）

應笑 好罵！好罵！

大眾 你這等人敢在文廟之中 公然罵人，真是反了！

贊禮 反了！反了！讓我老贊禮打這個奸黨！

應笑 掌他的嘴，搥他的毛！

一闍兒瑤子，

闍兒瑤子，

那許你拜文宣！

辱人賤行，玷庠序，愧班聯。

急將吾黨鳴鼓傳攻之，

必遠屏荒服，不與同州縣；

投豺虎，只當闍豬犬。」——（結場好）

桃花 願 關丁

大鐵 好打！好打！連你這老贊禮都打起我來了！

贊禮 我這老贊禮，纔打你個知和而和的。

大鐵（看着鬚）把鬚鬚都抓落了，如何見人？可惱之極！（急跑去）

「難當雞肋拳，

無端臂折腰癱。

腰癱！

早躲去，莫流連。

應箕等 「分邪正，辯賢奸，

黨人逆案絃同堅。」——（紅橋等）

「當年勞焰掀天，

轉今奔逃亦可憐！

儒冠打扁歸家，

應自分筆硯！」——（尾聲）

應箕 今日此舉，替東林雪憤，爲南監生光，好不爽快！以後大家努力，莫容此輩再出頭來。

大衆 是！是！

\* \* \* \* \*

大衆 堂堂義舉聖門前，

應箕 黑白須爭一着先。

大衆 只恐輸贏無定局，

應箕 治由人事亂由天，

## 第四齣 偵戲

佈景 書齋，滿紙書畫，並備酒器。

桃花 扇 偵戲

大賊（憂容）『前局盡翻，

舊人皆散；

飄零鬢班，

牢騷歌懶；

又遭時流欺謔，

怎能高臥加餐？』——（變動酒）

下官阮大賊，別號圓海，詞章才子，科第名家。正做着光祿吟詩，恰合着步兵愛酒。黃金肝膽，指點中原；白雪聲名，驅馳上國。可恨身家念重，勢利情多；偶投崔魏之門，便入孫之死。那時權子焰，用着他當道豺狼；今日勢敗灰寒，剩了俺枯林鴉鳥。人人唾罵，處處擊攻。細想起來，俺阮大賊，也是讀破萬卷之人，甚麼忠佞賢奸不能辨別？彼此既無失心之瘋，又非汗邪之病。怎的主意一錯，竟做了一個魏黨！（頓足着）纔題舊事，愧悔交加。

罷了！罷了！幸這京城寬廣，容的雜人。新在這佛子襠裏，買了一所大宅，巧蓋園亭，精教歌舞。但有當事朝紳，肯來納交的，不惜物力，加倍趨迎；倘遇正人君子，憐而收之，也還不失爲改過之鬼。若是天道好還，死灰有復燃之日，我阮鬍子阿！也顧不得名節，索性要倒行逆施了。這都不在話下。昨日文廟丁祭，受了復社少年一場痛辱。雖是他們孟浪，也是我自己多事；但不知有何法兒，可以結識這般輕薄？（搔首尋思着）

「小子翩翩，

皆狂簡，

結黨欺名宦，

風波動幾番。

擲落吟鬚，

搔折書腕；

桃花 馬

會戲

無計雪深怨

叫俺閉戶空差報！——（步步趨）

家人（持着帖）地僻疎冠蓋，門深燕鶯稀。稟老爺，有帖借戲。

大賊（接帖看着）通家教弟陳貞慧拜。（驚狀）呀呀！這宜州陳定生，聲名赫赫，是個了不得的公子；他怎肯向我借戲？——那來人如何說來？

家人 來說還有兩位公子，叫甚麼方密之，冒辟疆，都在鷓鴣墩上吃酒，要看老爺新編的燕子箋，特來相請。

大賊 速速上樓，發出那一副上好行頭，吩咐班裏人梳頭洗臉，隨箱快走；你也擎帖跟去，俱要仔細着。——（稍語着）你到他席上，聽他看戲之時，險險甚麼，速來報我！

家人 是！

大賊 哈哈！竟不知他們目中還有下官！有趣！有趣！且坐書齋，靜聽回話。

文聰

周郎屢底聽新曲，章老船中訪故人！下官楊文聰，與閩海筆硯至交。彼之曲詞，我之書畫，兩家絕技，一代傳人。今日無事，來聽他燕子新詞，不免竟入。這是石巢園！（指著山石等）你看山石花木位置不俗，一定是華亭張南垣的手筆了！

「花林疎落石斑斕，

收入倪黃畫畵。」（仰看着）

詠懷堂孟津王鐸書。

窮的有力量。（下看着）

一片紅氈鋪地，

此乃顧曲之所。

草堂園裏烏巾岸，

情 花 屬 偵 戲



好指點銀筭紅板（指着）

那邊是百花深處了，

「爲甚的蕭條閉關？」

敢是新詞改，舊稿刪？」——（風入松）

（立着）隱隱有吟哦之聲，圓老在內讀書。（呼着）圓兄，略歇一歇，性命

要緊呀！

大帥（出見大笑）我道是誰？原來是龍友！進來請坐！請坐！（同坐）

文驄 如此春光，爲何閉戶？

大帥 只因傳奇四種。目下發刻；恐有錯字；在此對閱。

文驄 正是聞得燕子箋已授梨園，特來領略。

大帥 恰好今日，全班不在！

文驄 那裏去了？

大爺 有幾位公子，借去遊山。

文驄 且把抄本賜教，權當讀書下酒罷！

大爺 來個人！叫家僮安排酒酌，我和楊老爺在此小飲。

侍人 曉得！——（家僮擺酒畢，文驄大爺同飲看書）

文驄 「新詞細寫烏絲圖，

都是金淘沙揀；

簪花美女心情慢，

又逗出煙慵雲懶。」

看到此處，令我一往情深。

「這燕子啣春未殘，

怕的楊花白人鬢斑！」——（前腔）

大爺 蕪詞俚曲，見笑大方。（讓酒着）請乾一杯！

家僮（急走着）傳將隨口話，報與有心人。稟老爺！小人到雞鳴埭上，看着酒斟十巡，戲演三折，忙來回話。

大爺 那公子們怎麼樣來？

家僮 那公子們看老爺新戲，大加稱贊。

「點頭聽，

擊節賞，

停杯看。」

大爺（作喜色）曲妙！妙！他竟知道賞鑑哩！

「可曾說些什麼？

家僮「他說：真才子，筆不凡。」

大爺「呵呀呀！這樣傾倒，却也難得！

再說甚麼來？

家僮 「論文采，天仙吏，謫人門，

好教執牛耳，主騷壇！」——〔念三拍〕

大爺 （佯恐着）太過譽了！叫我難當。越往後看，還不知怎麼哩？再去打聽，速來

回話。（家僮急去）——（大笑着）不料這侯公子倒是知己！（讓酒着）請乾一盃！

「俺呵！南朝看足古江山，

翻閱風流舊案；

花樓兩樹燈窗晚，

嚼吐了心血無限！

每向瑤琴對譜彈，

知音賞這一番！」——〔風入松〕

文聽 請問借戲的是那班公子？

桃 花 扇 偵 戲

大爺 宜興陳定生，桐城方密之，如舉、冒辟疆，都是了不得的學問；他竟服了小弟。

文聰 他們是不輕許可人的。這本燕子箋，詞曲本好，有甚麼說處？

象僮 (急走着) 去如走兔，來似飛鴻。稟老爺！小的又到雞鳴埭，看着戲演半本，酒席將完，忙來回話。

大爺 那公子又講些什麼？

家僮 他說老爺呵！

「是南國秀，

東林彥，

玉堂班。」

大爺 (吃驚着) 句句是贊俺，益發惶恐！

還說些甚麼？

家僮 「他說「爲何投崔魏，白摧殘？」」

大賊 (皺眉拍案) 「只有這點點不才，如今也不必說了！——還講些甚麼？」

家僮 「話多著哩！小人也不敢說了！」

大賊 「但說無妨！」

家僮 「他說：「老爺呼親父，稱乾子，忝差顏，也不過仗人勢狗一般。」——(急三錢、)

大賊 (發怒着) 「呵呀呀！了不得！竟罵起來了！氣死我也！」

「平章風月有何關？」

「助你看花對殘，

新聲一部空勞贊。

不把俺心情剖辯，

偏加些惡謔毒頑，

這欺侮受應難！」——(風入松)

文聽 請問這是爲何罵起？

大賊 連小弟也不解。前日好好拜廟，受了五個秀才一頓狠行；今日好好借戲，又受這三個公子一頓狠罵。此後若不設個法子，如何出門。（作愁狀）

文聽 長兄不必氣惱；小弟倒有個法兒，未知肯依否？

大賊 （作喜色）這等絕妙了！怎肯不依？

文聽 兄可知道：吳次尾是秀才領袖；陳定生是公子班頭。兩將罷兵，千軍解甲矣！

大賊 （拍着案）是呀！但不知誰可解勦？

文聽 別個沒用，只有河南侯朝宗，與兩君文酒至交，言無不聽。昨聞侯生閑居無聊，欲尋一秦淮佳麗，小弟已替他物色一人，名喚香君，色藝皆精，料中其意。長兄肯爲出梳櫥之資，結其歡心，然後託他兩處分解，包管一舉雙擒。

大賊 （拍手笑着）妙！妙！妙！好個計！——（作想狀）這侯朝宗原是敝年姪，應該

料理的。但不知應用若干？

文聰 粧奩酒席之費二百餘金，也就豐盛了！

大猷 這不難，就送三百金到尊府，憑君區處便了！

文聰 那消許多？

\* \* \* \* \*

文聰 白門弱柳許誰攀？

大猷 文酒笙歌俱等閑！

文聰 惟有美人稱妙計，

大猷 憑君買黛畫春山！

## 第五齣 訪翠

佈景 (一)桃柳草地(二)畫樓一宅

鶯 花 扇 紡 翠



方域『金粉未消亡，

聞得六朝香滿。

天涯煙草斷人腸，

怕摧花信緊；

風風雨雨，誤了春先。』——（繡山月）

小生侯方域，書劍飄零，歸家無日；對三月豔陽之節，在六朝佳麗之場，雖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難按。昨日會着楊龍友，盛誇李香君妙齡絕色，平康第一；現在蘇崑生教他吹歌，也來勸俺梳櫛。爭奈蕭索奚囊，難成好事。今日清明佳節，獨坐無聊，不免借步踏青，竟到舊院一訪；有何不可！（行着）

『望平康，

鳳城東，

千門綠柳，

一路紫絲襪；

引遊郎，

誰家乳燕雙雙？

敬亭 「黃鶯鶯曉夢，

白髮動春愁。

侯相公何處閑遊？」

方城 (回頭)「原來是敬亭，來的好也！俺去城東踏青，正苦無伴哩！

敬亭 兩老漢無事，便好奉陪。——(同行着)

敬亭 兩那是秦淮水了！

方城 「隔春波，碧煙染窗；

「倚晴天，紅杏窺牆。」

敬亭 兩這是長橋，我到漫漫的走！

方域 「一帶板橋長，

閑指點茶寮酒舫。」

敬亭 兩不覺來到舊院了！

方域 「聽聲聲賣花，

忙穿過了條條巷。」

敬亭 嚮這一條巷裏，都是有名姊妹家！

方域 嚮果然不同；

你看：黑膝雙雙門兒上，插一枝帶露柳絲黃！——（錦囊道）

敬亭 （指着）這個高門兒，便是李貞麗家。

方域 我問你：李香君住在那個門裏？

敬亭 香君就是李貞麗的女兒。

方域 妙！妙！俺正要訪他，恰好到此。

敬亭 待我敲門。(敲着門)

使女 那個？

敬亭 常來走動的老柳，陪着貴客來的。

使女 貞麗香姐，都不在家。

敬亭 那裏去了？

使女 在下樓娘家做盒子會哩！

敬亭 正是；我竟忘了今日是盛會。

方城 爲何今日做會？

敬亭 (揉着腿) 老腿走乏了！且在這石磴上略歇一歇，從容告你。(同坐着) 相公不知。這院中名，結爲手帕姊妹，就象香火兄弟一般；每遇時節，便做盛會。

「結羅帕，

煙花雁行；

逐令節，

齊圖新班。一

方城 「是了！今日清明佳節，」

故此皆去赴會；

但不知怎麼叫做盆子會？

敬亭 「赴會之日，

各攜一副盒兒，

都是鮮物異品；

有海錯，江瑤，玉液瓊

方城 「會期做些甚麼？

域亭 「大家比較技藝，

撥琴弦，笙簫嘹唳。」

方城 這樣有趣，也許子弟入會麼？

敬亭 (搖着雙手) 不許！不許！最怕的是子弟混鬧；  
深深鎖住樓門，只許樓下賞鑑。

方城 中意的如何會面？

敬亭 若中了意，便把物事拋上樓頭；

他樓上也便拋下菓子來了。

「相當竟飛來捧觴，

密約在芙蓉錦帳。」——(朱家別帳聲)

方城 既然如此，小生也好走走了！

敬亭 走走何妨？

方城 只不知卞家住在那廂？

敬亭 住在暖翠樓，離此不遠，即便同行。(行着)

方域 描摹家家柳，

敬亭 吹錫處處簫；

方域 鶯花三里巷，

敬亭 煙水兩條橋。——（指着）此間便是，相公請進。（同入）

\* \* \* \* \*

文聰 閑陪簇簇鶯花隊，

崑生 同望迢迢粉黛園。（與文聰出迎方域敬亭）

文聰 侯世兄怎肯到此？難得！難得！

方域 開楊兄今日去看阮鬍子；不想這裏遇着。

崑生 特爲侯相公喜事而來。

敬亭 請坐！（俱坐着）好個暖翠樓！

「端詳窗明院敞，

早來到溫柔睡鄉。

李香君爲何不見？

文聰 〔現在樓頭。

崑生 (指着) 〔你看樓頭奏技了！(內奏笙笛)

方城 (聽着) 〔鶯笙鳳管雲中響。(內彈琵琶)

絃悠揚，(內打戲鑼)

玉玎瓏，一聲聲亂我柔腸。(內吹簫)

翱翔雙鳳凰！(人大叫着)

這幾聲簫，吹的我消魂，

小生忍不住要打采了！(取扇拋上樓去)

海南異品風飄蕩，

要打著美人心上癢！——(雁過聲)——(樓上把白汗巾包櫻桃拋下)



敬亭 有趣！有趣！擲下菓子來了！

崑生 （解汗巾傾櫻桃於盤內）奇怪如此，竟有櫻桃了！

方城 不知是那個擲來的？若是香君，豈不可喜？

文聰 （取汗巾看着）看這一條冰綃汗巾，有九分是了！

\* \* \* \* \*

貞麗 （捧着茶盞傾香君捧花瓶出）——香君偏隨蝴蝶扇，美人又上鳳凰盞。

崑生 （吃驚指着）都看天天下界了！

敬亭 （合着掌）阿彌陀佛！（衆起立）

文聰 （拉着方城）世兄聽認！這是貞麗，這是香君。

方城 （對貞麗）小生河南侯朝宗，一向傾慕，今纔遂願。（對香君）果然妙齡絕

色。龍友賞鑑，真是法眼！（坐下）

貞麗 虎邱新茶池來奉敬。（斟茶與衆飲）

香君 綠楊紅杏，點綴新節。

衆人 有趣！有趣！羨茗看花，可稱雅集矣！

文驄 如此雅集，不可無酒。

貞麗 酒已備下；玉京主會，不得下樓奉陪，賤妾代東罷！——保兒燙酒來！（雜  
役提酒來）——何不行個令兒，大家歡飲？

敬亭 敬候主人發揮！

貞麗 怎敢僭越？

麴生 這是院中舊例！

貞麗 得罪了！——（取着骰盆）——香君把盞，待我擲色奉敬。

衆人 遵令！

貞麗（宣令）酒要依次流飲，每一盃奉獻，所長便是酒底。么爲櫻桃；二爲茶；三爲柳；四爲杏花；五爲香扇墜；六爲冰銷汗巾。——香君敬候相公酒……

(香君斟酒與方城)(貞麗擲色)是香扇墜。——候相公！速乾此盃！請說個底。

方城 (飲乾照杯)小生做首詩罷！(吟着)：

南國佳人佩，林教袖裏藏；隨郎團扇影，搖動一身香。

文驄 好詩！好詩！

敬亭 好個香扇墜，只怕搖擺壞了！

貞麗 該奉敬楊老爺酒了！——(香君斟酒與文驄，貞麗擲色)是冰綃汗巾。

文驄 我也做詩了。

貞麗 不許雷同！

文驄 也能！下官做個破題承罷！(念着)

觀拭汗之物，而春色撩人矣！夫汗之沾巾，必由於春之生回也！伊何人之面，而以冰綃拭之？紅素相着之際，不亦深可愛也耶？

方城 絕妙佳章！

敬亭 這樣好才文，還該中兩榜纔是！

香君 (斟酒與敬亭) 柳師父請酒！

貞麗 (擲色) 是茶。

敬亭 (飲着酒) 我道怎薄？

貞麗 (笑看) 非也！你的酒底是茶。

敬亭 待我說個張三郎吃茶罷！

貞麗 說書太長；說個笑話，更好。

敬亭 就說笑話：『蘇東坡同黃山谷訪佛印禪師。東坡送了一把定磁壺；山谷送了

一觔陽羨茶。三人松上品茶，佛印說：「秀才茶人，天下聞名；但不知蘇翻

子的茶量何如？今日何不鬪一鬪，分個誰大誰小？」東坡說：「如何鬪來？」

佛印說：「你問一盪絲，叫黃秀才答；他若答不來，吃你一棒，我便記一筆

鬍子，打了秀才了。你若答不來，也吃黃秀才一棒，我便記一筆，秀才打了鬍子了。末後總算打一下，吃一碗。」東坡說：「依你說。」東坡先問：「沒鼻鍼，如何穿線？」山谷答：「便針尖磨去。」佛印說：「答的好！」山谷問：「沒把葫蘆怎生拿？」東坡答，「拋在水中。」佛印說：「答的也不錯。」東坡又問：「虱在袴中，有見無見？」山谷未及答，東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壺子斟茶，失手落地，打個粉碎。東坡大叫道：「和尚記着鬍子打了秀才了！佛印笑道：「你聽哄哪一聲，鬍子沒打着秀才，秀才倒打了壺子了。」衆位休笑，秀才利害多着哩！（彈着壺）這樣硬壺子都打壞，何況軟壺子。（衆都笑着）

方域 敬老妙人，隨口灰諧，都是機鋒。

貞麗 香君敬你師父。（香君斟酒與崑生，貞麗擲色）是杏花。

崑生 晚粧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

香君 孩兒敬媽媽酒了。

貞麗 (飲乾照杯，擲色) 是櫻桃。

崑生 讓我代唱罷！(唱着)

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响恰方言。

敬亭 崑生該罰了！唱的唇上櫻桃，不是盤中櫻桃。

麗生 領罰。——(自斟酒飲着)

貞麗 香君該自斟自飲了！

方城 待小生奉敬。(斟酒與香君)

貞麗 (擲色) 不消猜，是柳了！(香君含羞) 香君唱來。孩兒視膜，請個代筆相

公罷！(擲色) 二點，是柳師父！

崑生 好！好！今日是他當值之日。

敬亭 我老漢姓柳，飄零半世，最怕的是柳字；今日清明佳節，偏把個那團兒套住

我老狗頭。(衆都大笑)

嵐生 算了你的笑話罷！

方城 酒已有了！大家別過。

敬亭 才子佳人，難得聚會。(拉方城與香君)你們一對兒，吃個交心酒，何如？

(香君含羞，以袖遮面)

嵐生 香君面嫩，當面不好講得；前日所訂梳櫥之事，相公意下允否？

方城 秀才中狀元，有甚麼不肯處？

貞麗 既蒙不棄，擇定吉期，賤妾就要奉攀了。

文聰 這三月十五日花月良辰，便好成親。

方城 只是一件，客囊羞澀，恐難備禮！

文聰 這不須愁；粧奩酒席，待小弟備來。

方城 怎好相累？

文聰 當得效力。

方域 多謝了！

「誤走到巫峯上，

添了些行雲想，

匆匆主神仙異樣；

香宵花月休成謊，

良緣到手難推讓，

淮備着作身赴高唐。」——（小桃紅）——（道別）

貞麗 也不再留了！擇定十五日，請下清客，邀下姊妹；奏樂迎觀罷！

\* \* \* \* \*

敬亭 呵呀！忘了！忘了！嗒兩個不得奉陪了！

文聰 爲何？



寫生 黃將軍船泊水西門，也是十五日祭旗，約下我們吃酒罷！

方城 這等怎處？

文驄 還有丁織之，沈公憲，張燕筑，都是大清客，借重他們陪陪罷！

寫生 綏翠樓前粉黛香，

文驄 六朝風致說平康；

敬亭 踏青歸去春猶淺，

方城 明日重來花滿床！

## 第六齣 眠香

貞麗 短短春衫雙捲袖，

綉簾花裏迷樓；

今朝全把櫻釵鈎，

不數金纒柳，

遮斷木蘭舟！——（羅江仙）

妾身李貞麗，只因孩兒香君，年及破瓜，梳櫵無人，日夜放心不下；幸虧楊龍友，替俺招了一位世家公子，就是前日飲酒的侯朝宗，家道才名，皆稱第一。今乃上頭吉日，大排筵席，廣列笙歌，清茗俱到，姊妹全來，好不費事！——保兒那裏？

保兒（攜着扇）席前攙趣話，花裏聽情聲。媽媽喚保兒那處？送金枕麼？

貞麗（發怒）啐！今日香姐上頭，貴人將到，你還做夢哩！快快捲簾掃地，安插桌椅。

保兒 是了！——（貞麗指點排席）

\* \* \* \* \*

文驄 「園桃紅似繡，

桃花扇 眼香

豔覆文君酒；

屏開金孔，

伴團茶畫；

賺了金釧，

點着噴香獸；

這當鋪細袖，

誰最溫柔？

拉與相如消受。——（繡桃花）

下官楊文驄，受圓海託，來送梳櫥之物。——貞娘那裏？

貞麗 多謝作伐，喜筵俱已齊備。——怎麼官人還不見到？

文驄 想必就來？——（笑着）下官備有箱籠數件，爲香君助妝，教人搬來。（雜

役抬箱籠首飾衣物上）——（向雜役）擡入洞房，鋪陳齊整着。

貞麗（喜氣滿面）如何只般破費？多謝老爺！

文聰（袖出銀兩）還有備席銀三十兩，交與廚房；一應酒餚，俱要豐盛。

貞麗益發當不起了！——香君快來！——（香君走出）楊老爺賞了許多東西，上

前拜謝。（香君拜謝）

文聰些須將意，何敢當謝？請回！請回！（香君入內）

\* \* \* \* \*

保兒新官人到門了！

方城雖非科第天邊客，也是嫦娥月裏人。——（文聰貞麗迎入）

文聰恭喜！世兄得了平康佳麗，小弟無以爲敬；草辦妝奩，粗陳席筵，助一宵之

樂！

方城（作揖）過承周旋，何以克當？

貞麗請坐，獻茶！（俱坐，保兒奉茶上）

文驄 一應喜筵，安排齊備了麼？

貞麗 託賴老爺，件件完全。

文驄 (向方域拱手) 今日吉席，小弟不敢攙越，竟此告別，明日早來道喜罷！

方域 同坐何妨。

文驄 不便！不便！(保兒請方域更衣)

貞麗 妾身不得奉陪；替官人打粉新婦，攬撥喜酒罷！

\* \* \* \* \*

繼之公憲燕筑 一生花月張三影，五字宮商李二紅。

繼之 在下丁繼之。

公憲 在下沈公憲。

燕筑 在下張燕筑。

繼之 今日吃候公子喜酒，只得早調。

燕筑 不知請那幾位賢歌，來陪俺哩？

公憲 說是舊院幾個老在行。

燕筑 這等都是我梳櫥的了！

繼之 你有多大家私？梳櫥許多？

燕筑 各人有幫手；你看今日侯公子，何曾費了分文！

公憲 不要多話，侯公子堂上更衣，大家前去作揖。

繼之公憲燕筑（對方城）恭喜！恭喜！

方城 今日借光。

\* \* \* \* \*

玉京白門妥娘 情如芳草連天醉，身似楊花盡日忙。（相見）

燕筑 喚的那一部歌妓？都報名來！

妥娘 你是教坊司麼？叫俺報名。

方城（笑着）正要請教大號。

玉京 賤妾卞玉京。

方城 果然玉京仙子。

白門 賤妾寇白門。

方城 果然白門柳色。

妾娘 奴家卽妾娘。

方城（沉吟半晌）果然妾當不過！

燕筑 不妥！不妥！

公憲 怎麼不妥？

燕筑 好像漢子！

妾娘 我不偷漢，你如何吃得恁胖？（衆渾笑）

玉京 官人在此，快請香君出來罷！——（白門扶香君出）

公憲 我們儂樂迎接。（吹打十番，方城與香君相見）

安娘 俺院中規矩，不興拜堂，吃喜酒罷！（方城香君上坐，繼之燕筑公憲左邊，

玉京白門安娘右邊。左邊奉酒，右邊吹簫。）

方城 『齊梁詞賦，

陳隋花柳，

日日芳情遞遍；

青衫假倚，

今番小杜揚州。』

尋思描黛，

指點吹簫，

從此春入手；

秀才渴病急須救，

桃花 願 眼 費



偏是斜陽遲下樓，

兩飲得一杯酒。——（梁州序）（右邊奉酒，左邊吹彈）

香君 「樓臺花顫，

簾櫳風抖」。

倚著雄姿英秀，

春情無限，

金釵肯與梳頭，

閒花添豔，

野草生香，

消得夫人做，

今宵燈影紗紅透，

見慣司空也應羞，

破題兒真難就！——（前聲）

繼之 你看紅日啣山，烏鴉選樹，快送新人回房罷！

公憲 且不要忙！候官人當今才子，梳櫛了絕代佳人，合歡有酒，豈可定情無詩乎？

燕筑 脫的有理，待我磨墨拂箋，伺候揮毫。

方域 不消詩箋；小生帶有宮扇一柄，就題贈香君，永爲訂盟之物罷！

妥娘 妙！妙！我來捧硯。

白門 看你這嘴臉，只好脫靴罷了！

玉京 這個硯兒，倒該借重香君。

衆人 是呀！（香君捧硯，方域寫扇，衆人念着）——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初御  
富平車；青溪盡是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好詩！好詩！香君收了！

妥娘 俺們不及桃李花罷了！怎的便是辛夷樹。

燕筑 辛夷樹者，枯木逢春也！

妥娘 如今枯木逢春日，也曾鮮花着雨來。

保兒 （持詩箋入）楊老爺送詩來了！

方域 （讀着）生小何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緣何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

楚王？——此老多情，送來一首催妝詩，妙絕！妙絕！

燕筑 懷中婀娜袖中藏，說的香君一搦身材，竟是個香扇墜兒！

妥娘 他那香扇墜，能值幾文？怎比得我這琥珀苗兒墜？（衆發笑）

繼之 大家吹彈起來，勸新人多飲幾杯。

妥娘 正是帶些酒興，好入洞房。

方域香君，「金樽佐酒，

勸勸不休，

沉沉玉倒黃昏後；

私攜手，

眉黛愁，

香肌瘦；

春宵一刻天長久，

人前怎解芙蓉扣？

盼到燈昏玳筵收，

宮壺滴盡蓮花漏。』——（節節高）

繼之 你聽樓樓二鼓，天氣太晚，撤了席罷！

燕筑 這樣好席，不曾吃淨；就撤了去，豈不可惜？

妥娘 我沒吃幾哩！衆位請等一等兒。

玉京 休得胡纏！大承寒氣，請人入房罷！

衆人「笙簫下畫樓，

度清謳；

迷離燈火如春晝；

天台岫，

逢阮劉，

真佳偶；

重重錦帳香薰透，

人人妬得眉頭皺；

酒態扶人太風流，

貪花福分生來有。」——（前腔）（方城香君下）

燕筑 我們都配成對兒，也去睡罷！

安娘 老張休得妄想，我老安是要現錢的。

衆人 「秦淮煙月無新舊，

脂香粉膩滿東流，

夜夜春情散不收。」——（尾聲）

繼之 江南花發水悠悠，

白門 人到秦淮解盡愁；

公憲 不管風煙家萬里，

玉京 五更懷裏嘯歌喉！

## 第七齣 却查

佈景 客廳一座，陳設華麗。

保兒（掇馬桶上）龜尿！龜尿！撒尿！撒出小龜；龜血！龜血！變成小龜。龜尿！龜血！

看不分別；龜血！龜尿！說不清白。看不分別，混了親爺；說不清白，混了

親伯。——（笑着）——胡鬧！胡鬧！昨日香姐上頭，亂了半夜；今日早起，又要刷馬桶，倒溺壺，忙個不了。那些孤老表子，還不知搗到幾時哩。（倒馬桶）

文聰 『人宿平康，

探柳巷，

驚好夢，

門外花郎！

繡戶未開，

簾鉤纔響，

春阻十層紗帳。』——（夜行船）

下官楊文聰，早來與侯兄道喜；你院門深閉，侍婢無聲，想是高眠未起。保兒！你到新入窗外說，我早來道喜。

保兒 昨夜睡過了，今日未必起來哩！老爺請問，明日再來罷！

文聰 (笑着) 胡說！快快去問。

貞麗 (內問) 保兒！來的是那一個？

保兒 是楊老爺道喜來了。

貞麗 (忙上) 倚枕春宵短，敲門好事多。——多謝老爺，成了孩兒一世姻緣。

文聰 好說！新人起來不會？

貞麗 昨日睡遲，都還未起哩！老爺請坐！待我去催他。

文聰 不必！不必！(貞麗下)

「兒女情濃如花釀，

美滿無他想，

黑甜共一鄉，

可也虧了俺幫襯。



桃花 扇 却 靈

八

珠翠輝煌，

羅綺飄蕩，

件件助新妝，

懸出風流榜。」——(步步轉)

貞麗 (上) 好笑！好笑！兩個在那裏交扣丁香，並照菱花，梳洗纔完，穿戴未畢。  
。請老爺同到洞房 喚他出來，好飲扶頭卯酒。

文聰 驚却好夢，得罪不淺。(與貞麗同下)

◆ ◆ ◆ ◆ ◆

方域香君 「這雲情接著雨況，

剛搔了心窩奇癢，

誰攪起睡鴛鴦，

數翻紅浪？

喜匆匆滿懷歡暢，

枕上餘香，

帕上餘香；

消魂滋味，

纔從夢裏嘗！——（沉醉東風）

文驄（與貞麗同上）果然起來了，恭喜！恭喜！（一揖坐下）昨晚催粧拙句，可還說的入情麼？

方域（還揖）多謝！妙是妙極了，只有一件：

文驄 那一件？

方域 香君弱小，還該藏之金屋。（看袖）小生衫袖，如何著得下？（衆笑着）夜來定情，必有佳作。

方域 草草塞責，不敢請教。

文驄 香君！詩在那裏？

香君 詩在扇頭。（袖中取出）

文驄 （接扇看着）是一柄白紗宮扇。（嗅着）香得有趣。（吟詩）妙！妙！只有

香君，不愧此詩。（還扇香君）還收好了。（香君收扇）

「正芬芳，

桃香李香，

都題在宮紗扇上；

怕遇著狂風吹蕩，

須緊緊袖中藏，

須緊緊袖中藏！」——（園林好）

你看香君上頭之後，更覺醜麗了。（向方域）世兄有福，消此尤物。

方域 香君天姿國色，今日插了幾朵珠翠，穿了一套綺羅，十分花貌，又添二分，

果然可愛。

貞妮 這都虧楊老爺帮襯哩！

「送到廳頭錦，

百寶箱，

珠圍翠繞流蘇帳；

銀燭籠紗通宵亮，

金杯勸酒合席唱；

今日又早早來看，

恰似親生自養；

賠了妝奩，又早敲門來釀。」——（江鬼水）

香君 俺看楊老爺，雖是馬督撫至親，却也拮据作客；爲何輕擲金錢，來填燼花之

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爺施之無名；今問個明白，以便圖報。

方域 香君問得有理；小弟與楊兄萍水相交，昨日承情太厚，也覺不安。

文聰 既蒙問及，小弟只得實告了！這些妝奩酒席，約費三百餘金，皆出懷甯之手。

方域 那個懷甯？

文聰 曾做過光祿的阮圓海。

方域 是那皖人阮大鍼麼？

文聰 不過欲納交足下之意。

「羨你風流雅量，

東洛才名，

西漢文章；

逢迎隨處有，

爭看坐車郎；

秦淮妙處，

暫尋個佳人相傍；

也要些鴛鴦被，芙蓉妝！

你道是誰的？

是那南鄰大阮，嫁衣全忙！——（五代卷）

方域 阮圓老原是數年伯；小弟鄙其爲人，絕之已久。他今日無故用情，令人不

解！

文聰 圓老有一段苦衷，欲見白於足下。

方域 請教！

文聰 圓老當日曾遊趙夢白之門，原是吾輩；後來交結魏黨，只爲救護東林；不料

魏黨一敗，東林反與之水火。近日復社諸生，倡論攻擊，大肆歐辱，豈非操

同室之戈乎？圓老故交雖多，因其形跡可疑，亦無人代爲分辨；每日向天大

哭說道：「同類相殘，傷心慘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所以今日諄諄納交。

方域 原來如此！俺看圓海情辭迫切，亦覺可憐；就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亦不

可絕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尼皆我至交，明日相見，即爲分解。

文驄 果然如此，吾黨之幸也！

香君 官人是何說話？阮大械趨附權奸，廉恥喪盡，婦人女子，無不唾罵。他人攻

之，官人救之，官人自處於何等也？

『不思想，

把話兒輕易講，

要與他消釋災殃；

要與他消釋災殃，

也隄防旁人短長。』

官人之意，不過因他助俺粧套，便要徇私廢公；那知道這幾件釵釧衣裙，原

放不到我香君眼裏。（拔簪脫衣）

「脫裙衫，窮不妨；

布荆人，名自香。」——（川撥掉）

文聰 呵呀！香君氣性，忒也剛烈！

貞麗 把好好東西，都丟一地，可惜！可惜！

方城 好！好！這等見識，我到不如，真乃候生畏友也！（向文聰）老兄休怪；弟

非不傾教，但恐爲女子所笑耳！

「平康巷，

偏能將名節講，

他是嗜學校朝堂；

他是嗜學校朝堂，

混賢奸不問青黃。」

那些社友平日重俺候生者，也只爲這點義氣；我若依附奸邪，那時彙起來攻



，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

「節和名，非泛常，

重和輕，須審詳。」——（前腔）

文聰

圓老一段好意，也還不可激烈。

方域

我雖至愚，亦不肯從井救人。

文聰

既然如此，小弟告辭了！

方域

這些箱籠，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無益，還求取去罷！

文聰

正是：多情反被無情惱，乘興而來興盡還。（下）（香君着惱）

方域

（看香君）俺看香君天姿國色，摘了幾朵珠翠，脫去一套綺羅，十分容貌，

又添十分，更覺可愛。

貞麗

雖如此說，捨了許多東西，倒底可惜！

「金珠到手輕輕放，

慣成了嬌癡模樣，

辜負俺辛勤做老娘！——（尾聲）

方域 些須東西，何足掛念，小生照樣賠來。

貞麗 等纔好。

\* \* \* \* \*

貞麗 花鏡粉鈔費商量，

香君 裙布荆釵也不妨；

方域 只有湘君能佩解，

香君 風標不學世時粧。

## 第八齣 鬧榭

佈景 秦淮湖景，水榭一座，燈船數隻。

桃花扇 鬧榭

貞慧 (與蓮同) 「貢院秦淮近，

賽青衿，

剩金零粉。

應箕 「節閏端陽只一瞬，

滿眼繁華，

王謝少人問！」——(金鷄叫)

貞慧 次尾兄！我和你旅邸抑鬱，特到秦淮賞節，怎的不見同社一人？

應箕 想都在燈船之上。(指着)這是丁繼之水榭。正好登眺；場上搭阿房一座，

懸燈垂簾。(同登船)

貞慧 丁繼老在麼？

小僮 榴花紅似火，艾葉碧如煙。原來是吳陳二位相公；我家主人，赴燈船會去了

；家中備下酒席，但有客來，隨便留坐的。

貞慧 這纔有趣。

應箕 可稱主人好耳矣！

貞慧 我們在此雅集，恐有俗子闖入，不免設法拒絕他。——童子取個燈籠來！

小僮取燈籠上）（寫着）世社會文，閨人免進。（小僮把燈籠掛出。）

應箕 若同社朋友到此，便該請他入會了。

貞慧 正是！

小僮（指着）你聽鼓吹之聲，燈籠早已來也！

貞慧 唳絲竹隱隱，

載將來一隊烏帽紅裙；

天然風韻，

映著柳陌斜曛；

名姝也須名士襯，

綺 花 曠 園 備

畫舫偏宜畫閣隣；

應箕『消魂趁晚涼，

仙侶同羣。』——（入堂甘州）

貞慧（指着）那燈船上好似侯朝宗；是我們同社，該請入會的。（指着）那個女客，便是李香君，也好請他麼？

應箕 李香君不受阮鬍子鞋盒，竟是復社的朋友，請來何妨！

這等說來，（指着）那兩個吹歌的柳敬亭，蘇崑生，不肯做阮鬍子門客，都是復社朋友了；請上樓來，更是有趣。

貞慧應箕 待我喚他。——侯社兄！侯社兄！

方域（望見）那水樹之上，高聲喚我的，是陳定生，吳次尾。——請了！

貞慧（招手）這是丁繼之水樹，備有酒席。侯兄同香君，敬亭，崑生，都上樓來，大家賞節罷！

方域 最了了！（向各人）我們同上樓去。（同上）

香君 龍舟並，

畫漿分，

葵花蒲葦泛金樽；

朱樓密紫障勻，

吹簫打鼓入層雲。（每歌）——（相見）

貞慧 四位到來，果然成了個復社文會了！

方域 如何是復社文會？

應箕 （指着燈）請看！

方域 （看着燈）不知今日會文；小弟來的恰好。

敬亭 閑人免進，我們未免唐突矣！

應箕 你們不肯做阮家門客的，那個不是復社朋友？

方域 難道香君也是復社朋友麼？

應箕 香君却是一事，只怕復社朋友，還讓一籌哩！

貞慧 已後這該稱他老社嫂了。

香君 （笑答）豈敢！

貞慧 童子把酒來，斟我們賞節。——（坐席飲酒）

貞慧應箕 「風流俊品，

滿座上都是語笑春溫。

敬亭崖生 「梁愁隋恨，

憑他燕惱鶯噴。

方域香君 「榴花照樓如火噴，

暑汁灑沾白玉人！」

小童 燈船來了！燈船來了！（指着）你看八山人每，圍著一條燭龍，快快看來！

（衆憑欄看，燈船懸五色角燈，大鼓大吹，繞場數週下。）

敬亭 你看這般富麗，都是公侯勳衛之家！（又燈船懸五色紗燈，打粗十番，繞場數週下。）

崑生 這些富商大賈，衙門書辦，却也鬧熱。（又燈船懸五色紙燈，打細十番，繞場數週下。）

貞慧 你看船上吃酒，都是些翰林部院老先生們！

方域香君 我輩的施爲，倒底有些郊寒島瘦！

衆人（笑着）『紛紛望金坡，

天漢迷津。』——（入聲甘州）

方域 夜闌更深，燈船過盡了！我們做篇詩賦，也不負會文之約。

貞慧 是！是！但不知做何題目？小生做一篇哀湘賦，有意思的。

方域 依小弟愚見，不如卽景聯句，更覺暢快！



貞慧 妙！妙！——我三人誰起句？

方域 自然讓定生兄起句了。

敬亭 三位相公聯句消夜，我們三個陪著打盹麼？

慧貞 也有個借重之處。

嵐生 有何使喚？

貞慧 俺們每成四韻，飲酒一盃，你們便吹彈一回。

方域 有趣！有趣！真是文酒笙歌之會。

貞慧 （拱手）小弟竟僭了。

「賞節秦淮榭，

論心蔚孟家。」

應箕 「黃開金裏葉，

紅綻火燒花。」

方城 『蒲劍何須試？』

葵心未肯差。』

貞慧 『辟邪蓬綵纓，』

却鬼得丹砂。』（飲酒奏樂）

應箕 『蜃市樓縹緲，』

虹橋洞曲斜。』

方域 『煙疑羲氏馭，』

舟是紫龍桴。』

貞慧 『星宿幾離海，』

玻璃更煉鳩。』

應箕 『光流銀漢水，』

影動赤城霞。』（飲酒奏樂）

方城 玉樹難清拍，

漁陽不辨搗。」

貞慧 龜年喧簫管，

中散鬧箏琶。」

應箕 綵綺千條錦，

連規萬眼紗。」

方域 揪擘停鬪子，

瓷注屢呼茶。」（飲酒奏樂）

貞慧 焙比焚椒烈，

聲同對壘譁。」

應箕 電雷爭此夜，

珠翠勝誰家？」

方域 「燈照無人苑，

烏啼有樹銜。」

貞慧 「憑欄人散後，

作賦弔長沙！」（飲酒奏樂）

貞慧 有趣！有趣！竟聯成十字六韻，明日可以發刻了！

應箕 我們倡和得許多感慨，他們吹彈出無限淒涼，樓下船中，料無解人也！

胤生 （向敬亭）閒語且休講；自古道：「良宵苦短，勝事難逢」。我兩個一邊唱

曲，陳吳二位相公一邊勸酒，讓他名士美人，另做一個風流佳會，何如？

敬亭 使得！這是我們幫困本等也！

貞慧 我與次兄原有主意，正該稍申敬意。

應箕 就請依次坐來。（衆坐）

方域 （向上）承蒙位雅意，讓我兩個並坐牙床，又吃一回合巹雙盃，倒也有趣！

(香君微笑，貞慧應笑勸酒)

崑生敬亭『話纔發，

燈未昏，

佳人重抖玉精神；

詩題壁，

酒沾唇，

才郎偏會語溫存。』——(排歌)

小僮 燈船又來了！

貞慧 夜已三更，怎的還有燈船？(衆憑欄看)(阮大鍼坐燈船帶優人細唱上)

崑生 這船上像些老白相；大家洗耳，細細領略！

大鍼 (立船頭自語)我阮大鍼買舟載歌，要早出遊寓；只恐遇著輕薄撕鬧，故此

半夜纔來，好惱人也！(指着)那丁家河房，尚有燈火。——小厮！看有何

人在上？

小廝：燈籠上寫著「復社會文，闖人免進。」

大賊（吃驚）了不得！了不得！（搖着手）快歇笙歌，快滅燈火！（滅燈吹下）

貞慧：好好！一隻燈船，爲何歇了笙歌，滅了燈火，悄然而去？

應箕：這也奇怪，着人看來。

敬亭：不必去看，我老眼雖昏，早已看真了；那個鬍子，便是阮開海。

崑生：我道吹歌那樣不同！

貞慧（怒着）：好大膽老奴才！這貢院之前，也許他來遊耍麼？

應箕：待我走去，採吊他鬍子。（欲下）

方域（攔着）：罷！罷！他既迴避我們，也不必爲已甚之行。

貞慧：侯兄不知；我不已甚，他便已甚了！

敬亭：船已去遠，丟開手罷！

應箕 便益了這鬍子；且夜色已深，大家散罷！

敬亭 香姐姐在媽媽無，我們送他回去。

貞慧應箕 我二人不回寓，就下榻此間了！

方城 兩兄既不同去，我們過船的，就此作別罷！請了！

貞慧應箕 請了！（先下）

方城香君敬亭崑生（上船）『下樓臺，

遊人盡，

小小舟留得一家春，

只怕花底難敲深夜門。』——（餘文）

\* \* \* \* \*

方城 月落煙濃路不真，

香君 小樓紅處是東鄰；

敬亭 秦淮一里盈故水，

崑生 夜半春帆送美人。

## 第九齣 撫兵

佈景 兵營一座，二將守門，良玉坐在營中。

甲將乙將 一旗捲軍牙，

射潮弩發鯨鯢怕；

操弓試馬，

鼓角斜陽下。——（點樣舞）

俺們鎮守武昌兵馬大元帥官南侯麾下將士是也！今日點卯日期 元帥在此伺候。

良玉 一七尺昂軀，

鎮花廳 撫兵



虎頭燕頰如畫，

莽男兒走遍天涯。

活騎人，

飛食肉，

風雲叱咤，

報國恩一腔熱血揮酒。——（粉蝶兒）

健牙吹角不開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咱家左良玉，表字崑山，家住遼陽，世爲都司；只因得罪罷職，補糧昌平。幸遇軍門侯恂，拔於走卒，命爲職將；不到一年，又拜總兵之官；北討南征，功加侯伯，強兵勁馬，列鎮荆襄。看俺左良玉，自幼習學武藝，能挽五石之弓，善爲左右之射；那李自成，張獻忠，幾個反賊，何難剿滅？只可恨督師無人，機宜錯過。熊文燦、楊嗣昌，既以偏師而敗績，丁啟睿，呂大器，又

因怠玩而無功。只有俺恩師侯公，智勇兼全，儘能經理中原；不意奸人忌功，纔用卽休！叫俺一腔熱血，報主無期，好不恨也！（頓足）罷！罷！罷！

這湖南也還可戰可守，且觀成敗，再定行藏！（坐下）（內衆兵叫喊）

良玉（驚問）轅門之外，何人喧嘩？

甲將乙將 稟上元帥，轅門肅靜，誰敢喧嘩？

良玉（發怒）現在喧嘩，怎報沒有？

甲將乙將 却是餓兵討餉，並非喧嘩。

良玉 嗟！前月湖南借糧三十船，不到一月，難道支完了？

甲將乙將 稟元帥！本城人馬已足三十萬了！些須糧草，那夠支銷？

良玉（拍案）呵呀！這等却也難處哩！（起立）

「你看中原豺虎亂如麻，

都窺伺龍樓鳳闕帝王家。

饑 荒 極 兵

有何人勸王報主，

肯把糧草缺乏？

一陣陣拍手喧嘩，

一陣陣拍手喧嘩，

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話？

好一似薨薨白晝鬧旗傘；

那督帥無老將，

選士皆嬌娃，

却教俺自撐撐，

却教俺自撐撐，

正騰騰殺氣，

這軍糧又蜂衙！——（北石榴花）（起立）

你總外邊將士，益發鼓噪，好像要反的光景。——左右！聽俺吩咐。（坐下，內衆兵又叫喊）

『你不要錯怨咱家，

誰不是天朝犬馬？

他三百年養士不差，

三百年養士不差，

都要把良心拍打；

爲甚麼擊鼓敲門鬧轉加？

敢則要劫庫搶官衙！

俺這裏望眼巴巴，

俺這裏望眼巴巴，

候江州軍糧飛下。——（上小德）（坐下，袖令箭擲地）

甲將乙將（向內衆兵）元帥有令，三軍聽者：目下軍餉缺乏，乃人馬歸附之多，非糧草屯積之少；朝廷深恩，不可不報；將軍嚴令，不可不遵；况江西助餉，指日到轅。各宜靜聽，勿得喧嘩。——（向良玉）奉元帥軍令，俱已曉諭三軍了！——（內又叫喊）

良玉 怎麼鼓噪之聲，漸入轅門？——你再去吩咐！（起立）

「你且忍枵腹這一宵，

盼江西那幾錢；

俺待要飛檄金陵，

俺待要飛檄金陵，

告兵曹轉達車駕，

許咱們遷鎮移家，

許咱們遷鎮移家，

就糧車去，安營歇馬，

駕樓船到燕子磯邊耍。」——（黃龍犯）

甲將乙將（向內衆兵）元帥有令，三軍聽者：糧船一到，即便支發；但恐轉運維艱，枵腹難待，不日撤兵漢口，就食南京；永無缺乏之虞，同享餉糈之樂。各宜靜聽，勿再喧嘩！

衆兵 好！好！好！大家收什行裝：豫備東去呀！

甲將乙將（向良玉）稟上元帥，三軍聞令，俱各歡呼，散去了！

良玉 事已如此，無可奈何；只得擇期移鎮，暫慰軍心。（想狀）——且住，未奉明旨，輒自前行。雖聖恩寬大，未必加誅；只恐形跡之間，難免天下之議；事非小可，再做商量。

「慰三軍，

沒別法，



乙將 千古英雄須打算，

甲將 樓船直下一生差！

## 第十齣 修札

佈景 茶館書場，敬亭在樓上預備說書。

敬亭 老在江湖漫自誇，收今販古是生涯；年來怕作朱門客，閑坐街坊吃冷茶；在

下柳敬亭，自幼無藉，流落江湖；雖則爲談詞之輩，却不是飲食之人。（供

手）列位看我像個甚的？好像一位閻羅王，拿著這本大帳簿，記了沒數的鬼

魂名姓；又像一尊彌勒佛，腆著這副大肚皮，裝了無限的世態炎涼。鼓板輕

敲，便有風雷雨露；舌唇纔動，也成月旦春秋。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

得還他個揚眉吐氣；那班得意的奸雄邪黨，免不了加他些人禍天誅。此乃補

救之微權，亦是褒貶之妙用。（笑着）俺柳麻子信口胡談，却也燥脾。昨日



河南侯公子送到茶資，約定今日午後來聽評話，且把鼓板取出，打個招客的利市。（取出鼓板敲着）

「無事消閒扯淡，

就中滋味酸甜。

古來七萬九百年，

一雲飛鴻去遠！

幾陣狂風暴雨，

各家虎帳龍船，

爭名奪利一時喧，

讓他陳搏陸運！」

方城

「芳草煙中尋粉黛，斜陽影裏說英雄。今日來聽老柳評話，裏面鼓板聲聲早已有人領教！……（相見大笑）看官俱未到，獨自在此，說與誰聽？」

敬亭 這說書，是老漢的小業，譬如公閒坐書齋，彈琴吟詩，却要人應麼？

方城 講的有理！

敬亭 請問今日要聽那一朝故事？

方城 不拘何朝，你只揀著熱鬧爽快的，說一回罷！

敬亭 相公不知那熱鬧，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牽纏的枝葉。倒不如把

劍水殘山，孤臣孽子，講他幾句，大家滴些眼淚罷

方城 (歎氣) 咳！不料敬老，你也看到這個田地，真可慮也！

文聰 (急上) 休教鐵鎖沉江底，怕有降旗出石頭。下官楊文聰有緊急大事，要尋

侯兄計議；一路問來，知在此處，不免覓入。(相見)

方城 來的正好，大家聽敬亭評話。

文聰 目下何等時候，還聽評話？

方城 龍老爲何這樣驚慌？

文聰 還不知麼？左良玉領兵東下，要搶南京，且有窺伺北京之意；本兵熊明遇束手無策，故此託弟前來，懇求妙計。

方城 小弟有何計策？

文聰 久聞尊翁老先生，乃甯南之恩師；若肯發一手諭，必能退却；不知足下主意若何？

方城 這樣好事，怎肯不做？但家父能政休居，縱肯發書，未必有濟；且往返三千里，何以解目前之危？

文聰 吾兄素稱豪俠，當此國家大事，豈忍坐視？何不代寫一書，且救目前；另日稟明尊翁，料不見責也！

方城 應急權宜，倒也可行；待我回寓起稿，大家商量。

文聰 事不宜遲。即刻發書，還恐無及；那裏等的商量？

方城 既是如此，就此修書便了。（修書）

「老夫愚不揣，

勸將軍自付裁，

旌旄且漫來！

兵出無名道路猜，

高帝留都陵樹在，

誰敢輕將馬足驪？

乏糧柴，

善安排，

一片忠心莫改！」——（一封書）

文聽

（看書畢）妙！妙！寫的激切婉轉，有情有理；叫他不依不好，又不依不依；足見世兄經濟。

方域

雖如此說，還該送與熊大司馬，細加改正，方為萬妥，

桃花扇 修札

文聰 不必煩擾，待小弟說與他便了。只是一件，甚難有了，須差一妥當家人早密爲妙。

方域 小弟輕裝薄遊，只帶兩個童子，那能下的書來？

文聰 這樣密書，豈是生人可以去得？

方域 這却沒法了！

敬亭 不必著忙，讓我老柳走一遭，如何？

文聰 柳敬老去，妙的狠！只是一路盤詰，也不是當要。

敬亭 不瞞老爺說，我柳麻子本姓曹，雖則身長九尺，却不肯食粟而已！那些隨機應變的口頭，左衝右擋的符力，却還有些兒。

方域 聞得左良玉軍門嚴肅，出入遊客，一概不容擅入；你這般老態，如何去的？

敬亭 相公又來激俺了！這是俺說書的熟套子，我老漢要去，我就行，不去就止；

那在乎一激之力？

「你那裏筆下讀文，

我這裏胸中畫策；

舌戰羣雄，

讓俺不才。

柳毅傳書，

何妨下海？

丟却俺的癡騷，

用著俺的談諧，

悄去明來，

萬人喝采！」——（北關橋頭）

文聰 果然好個本領；只是這書中意思，還要你明白辯說，纔能有濟。

敬亭 「書中意，

荷花扇 修札

不須細解，

何用明白費唇腮？

一雙空手，

也去當差，

也會擻乖。

憑著俺舌尖兒，

把他的人馬罵開，

仍倒回八百里外。」

方城 你怎的罵他？

敬亭 『則問他防賊自作賊，

該也不該？』——（紫花見）

方城 好！好！好！比俺的書字，還說的明白！

文聰 你快進去，收拾行李；俺替你送盤纏。今夜務必出城纔好！

敬亭 曉得！（拱手）不得奉陪了！（先下）

文聰 竟不知柳敬亭是個有用之才！

方域 我常誇他是我輩中人，說書乃其餘技耳！

『一封書信權宣代，

仗柳生舌尖口快，

阻回那莽元帥，

萬馬晨霜；

保住這好江城，

三山暮靄！』——（尾聲）

★ \* \* \* \* \*

文聰 一紙賢於汗馬材，

橋 花 扇 投 驥



方域 荊州無復戰船開；

文驄 從古名士誇江左，

方域 揮塵公登拜拜臺。

## 第十一齣 投轅

佈景 (一)轅門景色，二卒函語。(二)內轅門。(三)轅內形式。

甲卒 殺賊拾賊囊，救民佔民房；常言領官倉，一兵吃三糧。

乙卒 如今不是這樣唱了！

甲卒 你唱來！

乙卒 賊兒不棄囊，民逃剩空房；官窮不開倉，千兵無一糧！

甲卒 這等說；我們這窮兵，當真要餓死了！

乙卒 也差不多的。

甲卒 前日鼓譟之時，元帥着忙，許僧們就糧南京；這幾日不見動靜，想又變卦了！

乙卒 他變了卦，僧們依舊鼓譟，有何難哉？

甲卒 閒話少說，且到轅門點卯，再作商量。正是不怕餓殺，豈肯犯法？（俱下）

敬亭（背着包裹）『走出了空林，

落葉響蕭蕭，

一叢叢蘆花紅蓼，

倒戴著接籬帽，

橫跨著洪應刀；

白髯兒飄飄，

誰認的談諧玩世東方老？——（北新水令）

俺柳敬亭，衝風冒雨，沿江行來，並不見亂兵搶過，想必說傳了！且喜已到武昌城外，不免在這草地上，打開包裹，換了靴帽，好去投書。（坐地換靴帽）

二卒 「曉雨城邊饑鳥叫，

來往荒煙道，

軍營半里遙！（指着）

風捲旌旗，

鼓角鏗鏘。

前面是轅門了！

大家趑行幾步，

「餓腹好難熬，

還點三八卯！」——（兩步步趨）

敬亭（立起拱手）兩位將爺！借問一聲，那是將軍轅門？

甲卒（向乙卒私語）這個老兒是江北口音；不是逃兵，就是流賊。

乙卒何不收拾起來，詐他幾文，且買飯吃？

甲卒妙！

乙卒向敬亭你尋將軍衙門麼？

敬亭正是！

甲卒待我送你去。（用繩套住敬亭）

敬亭呵呀！怎麼拿起我來？

乙卒俺們是武昌營尊督巡邏的弓兵；不拿你，拿誰呀？（催敬亭而自倒地）

敬亭（笑着）兩個沒眼色的花面，怪不得餓的東倒西歪的！

甲卒你怎曉得我們捱餓？

敬亭不爲你們捱餓，我爲何到此？

乙卒 這等說來，你敢是解糧來的麼？

敬亭 不是解糧的，是做甚的？

甲卒 啐啐！我們瞎眼了，快搬行李，送老哥轎門去。（二卒與敬亭同行）

敬亭 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

鸚鵡洲闊，

黃鶴樓高；

雞犬寂寥，

人煙慘淡，

市井蕭條，

都只把豺狼喂飽！

好江城而破頭拋，

滿耳呼號！

擊鼓聲雄，

鐵馬嘶嬌！』

乙卒

（指着）這是帥府轅門了！——老哥在此等候，待我傳鼓。（擊着鼓）

中軍

封拜惟知元帥大，征誅不讓帝王尊。——門外擊鼓，有何軍情？速速報來！

甲卒

適在汎地捉了一個面生可疑之人，口稱解糧到此，未知真假，共赴轅門，聽

候發落

中軍

你稱解糧到此，有何公文？

敬亭

止有書函。

中軍

這就可疑了！

『你的此來意費推敲，

一封書信無名號，

荒唐言語多虛冒；

橫花驛 投遞

憑空何處軍糧到？

無端左支右調；

看他神情，

大抵非逃卽盜。」——〔北折榷令〕

敬亭 此語差矣！若是逃盜，爲何自尋轅門？

中軍 說的也是；既有書函，待我替你傳進。

敬亭 這是一封密書，要當面交與元帥的。

中軍 這話益發可疑了；你且外邊伺候，待我稟過元帥，傳你進見。（中軍二卒俱

下）

\* \* \* \* \*

良玉 荆襄雄鎮大江瀕，四海安危七尺身；日日軍儲勞計畫，那能談笑淨邊塵？（

坐下）昨因飢民鼓譟，本帥許他就糧南京；後來細想，兵去就糧，何如糧來

就兵聞得九江助餉，不日可到。——今日暫免點卯，各回汛地，靜候開糧。

中軍 得令！（下後卽上）奉元帥軍令，掛牌免卯，三軍各回汛地了。

良玉 有甚軍情？早早報來。

中軍 無軍情；只有差役一名，口稱解糧到此，要見元帥。

良玉 果然糧船到了！可喜！可喜！所費文書，係何衙門？

中軍 並無文書，止有私書，要當堂投遞。

良玉 這話就奇了！或是流賊細作，亦未可定。——左右！小心防備，着他膝行而進。

乘卒 是！（左右交執兵器；中軍引敬亭進，攬過兵器）

敬亭 元帥在上，晚生拜揖了！

良玉 你是何等樣人，敢到此處放肆？



敬亭 晚生一介平民，怎敢放肆？

「俺是個不出山老漁樵，

那曉的王侯大，

賓客小？

看這長鎗大劍列門旗，

只當深林密樹穿荒草；

儘着狐狸縱橫虎咆哮。

這威風何須要？

偏嚇俺孤身客，

無門跑。

便作個長揖兒不是驕。（拱着手）

求饒！

軍中禮，

原不曉；（笑着）

氣也磨消

有書函，

將軍仔細聽！——（北燕兒舞帶得勝令）

良玉 有誰的書函？

敬亭 歸德侯老先生，寄來奉候的。

良玉 侯司徒是俺的恩師，你如何惹的？

敬亭 晚生現在侯府。

良玉 這等失敬了！書在那裏？（敬亭送上書）——吩咐掩門。——尊客請坐！（

敬亭在旁坐下）（看書）

「看他諄諄情意好，

桃花 扇 投驛

不曾教兒曹。」

這書中文理，一時也看不透徹，無非勸俺鎮守邊方，不可移兵內地。（歎氣）

「恩師！恩師！」

那知俺左良玉一片忠心天可告，

怎肯背深恩，

辱薦保？」——（兩僮僮令）

足下曾姓大號？

敬亭 不敢！晚生姓柳，草號敬亭。（侍役上茶）

良玉 敬亭請茶！（敬亭捧茶）你可知這座武昌城，自經張獻忠一番焚掠，十室九

空？俺雖鎮守在此，缺草乏糧，日日鼓譟，連俺也做不得主了！

敬亭 （生氣）元帥說那裏話？自古道：兵隨將令，再沒個將隨兵移的。

「你坐在細柳營，

手握著虎龍韜，

管千軍，

山可動，

令不搖。

饑兵鼓譟犯天朝，

將軍無計從他去，

自逍遙，

這惡名怎逃？

說不起三軍權柄帥難操！——（北收江南）（擲茶盃於地）

良玉（發怒）呵呀！這等無禮，竟把茶盃擲地！

敬亭（笑着）晚生怎敢無禮？一時說的高興，順手摔去了！

良玉 順手摔去，難道你的心做不得主麼？

敬亭 心若做的主，啊！也不教手下亂動了！

良玉（笑着）敬亭講得有理。只因兵丁餓的急了，許他就擡南京，亦是無可奈何之一着。

敬亭 晚生遠來，也餓急了，元帥竟不問一聲兒？

良玉 我倒忘了。——叫左右快擺飯來。

敬亭（摩腹）好餓！好餓！

良玉 可惡奴才，還不快擺。

敬亭 等不了的了，竟往內裏吃去罷！（起身內行）

良玉（發怒）如何進我內裏？

敬亭（回顧）餓的急了！

良玉 餓的急了，就許你進內裏麼？

敬亭（笑着）餓的急了，也不可進內裏，元帥竟也曉得哩！

良玉（大笑）句句譏誚俺的錯處，好個舌辯之士。俺這帳下，倒少不得你這個人

哩！

「雖是江湖泛交，

認得出滑稽曼老；

這胸次包羅不少，

能直諫，

會傍嘲。」——（南園林好）

敬亭 那裏？那裏？只不過遊戲江湖，徒舖啜耳！

良玉 俺看敬亭既與縉紳往來，必有絕技，正要請教。

敬亭 晚生自幼失學，有何技藝？偶讀幾句野史，信口演說。曾蒙吳橋范大司馬，

桐城何老相國，謬加賞鑑。因而得加縉紳，實堪慚愧。

「俺讀些稗官詞，

寄牢睡；

對江山嘆一斗苦松膠。

小鼓兒顛杖輕敲，

寸板兒軟手頻搖；

一字字臣忠子孝，

一聲聲龍吟虎嘯；

快舌尖剛刀出鞘，

響喉噴瀲雷烈炮。

呀！似這般冷嘲熱挑，

用不着筆抄墨描，

勸英豪一盤錯賬速勾了！——（北沽美酒帶太平令）

良玉 說的爽快；竟不知敬亭有此絕技。就留下榻衙齋，早晚領教罷！





## 第十二齣 辭院

佈景 清議堂會場

文驄 『錦繡東南列郡，

英雄割據紛紛。

而今還起周師恨，

江水向東奔！』——（西地錦）

下官楊文驄，昨奉熊司馬之命，託侯兄發書甯南，且其北上，已遣柳敬亭連夜寄去。還怕投書未穩，一面奏聞朝廷，加他官爵，廢他子姪；一面知會各處督撫及在城大小文武，齊集清議堂，共同計議，助他糧餉。這也是不得已調停之法。下官與阮圓海雖罷開流寓，都有傳單，只得早到。

大賊 黑白看成棋裏事，鬚眉扮作戲中人。（相見）龍友請了！今日會議軍情，既傳我們到此，也不可默默無言。

文聰 事體重大，我們廢員閒宦，立不得主意，身到就是了！

大斌 說那裏話？

「朝廷事，

須認真，

太祖神京今未穩。

莫漫愁鐵鎖船開，

只怕有蕭牆人引。

角聲鼓音城樓震，

帆揚幟飛江風順，

明取我金陵

有人私放門。」——（啄木兒）

文聰 這話未確，且莫輕言。

橫 花 風 辭 院

大鍬 小弟實有所聞，豈可不說？

長班 處處軍情緊，朝朝會議多。稟老爺！淮安漕撫史可法老爺，鳳陽督撫馬士英老爺俱到了！（文聽大鍬出迎）

可法 天下軍儲一綫漕，無能空佩呂虔刀！

士英 長陵坏土關龍脈，愁絕烽煙擡二毛。（相見作揖）

可法 兵部熊老先生，爲何不到？

長班 今日有旨，往江上點兵去了。

士英 這等又會議不成，如何是好？

可法 「黃處起，

王氣昏，

羽扇難揮建業軍！

幕府山蠟撤犀靴，

五馬渡樓船飛渡。

江東應須夷吾候，

清談怎消南朝恨？

少不得努力同捐衰病身！——（前腔）

文聽 老先生不必深憂；左良玉勸止，料無不從者。

可法 學生亦聞此舉；雖出熊司馬之意，實皆年兄之功也！

大鍼 這倒不知；只聞左兵之來，實有暗裏勾之者。

可法 是那個？

大鍼 就是敵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左良玉係侯司徒舊卒，昨已發書。

可法 他也是敵世兄，在復社中錚錚有聲，豈肯爲此？

大鍼 老公祖不知；他與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書往來者。不早除此人，將來必

爲內應。

士英 說的有理，何惜一人，致陷滿城之命乎？

可法 這也是莫須有之事；况阮老先生罷閒之人。國家大事，也不可亂講。請了！

——正是邪人無正論，公議總私情。（下）

大鐵 （指着史可法發恨，向士英）怎麼史道鄰就拂衣而去？小弟之言，鑿鑿有據；聞得前日還託柳麻子去下私書的。

文驄 這太屈他了！敬亭之去，小弟所使；寫書之時，小弟在傍。倒虧他寫的懇切，怎反疑起他來？

大鐵 龍友不知，那書中都有字眼暗號，人那裏曉得。

士英 （點頭）是呀！這樣人該殺的，小弟回去，着人去拿。（向文驄）老妹丈！就此同行罷！

文驄 請舅翁先行一步，小弟隨後就來。

大鐵 （向士英）小弟與令妹丈不啻同胞，常道及老公祖垂念。難得今日會着，小

弟有許多心事，要爲覓夕之談，不知可否？

士英 久荷高雅，正要請教。（與大誠同下）

文聰 這是那裏說起。侯兄之素行，雖未深知，只論寫書一事呵！

「這冤怎解？」

硬說是曾參殺人；

這恨怎吞？

強書爲陳恆弑君。」

不免報他一信，叫他趁早躲避。（行着）

「眠香占花風流陳，

今宵正倚薰籠困，

那知打散鴛鴦金彈狠？」——（三段子）

來此是李家別院，不免叫門。（敲門）（內吹唱）

崑生 是那個？

文聰 快快開門！

崑生 (開門相見) 原來是楊老爺。天色已晚，還來閒遊。

文聰 你是蘇崑老。侯兄在那裏？

崑生 今日香君學完一套新曲，都在樓上，聽他演腔。

文聰 快請下來！(崑生人請貞麗方城香君出見)

方城 濃情人帶酒，寒夜帳籠花。楊兄高興，也來消夜。

文聰 兄還不知，有天大禍事來尋你了！

方城 有何禍事，如此相嚇？

文聰 今日清義堂議事，阮圓海對著大衆，說你與甯南有舊，常通私書，將爲內應。那些當事諸公，俱有拿你之意。

文城 (吃驚) 我與阮圓海素無深讎，爲何下這毒手？

文聰 想因却竄一事太激烈，故此燃羞變怒耳！

貞麗 事不宜遲；趁早高飛遠遁，不要連累別人。

文域 說的有理！只是燕爾新婚，如何捨得？

香君 （正色）官人素以高潔自命，爲何學兒女子態？

方域 是！是！不知那裏去好？

「雙親在，

雙親在，

音信未准；

烽煙起；

烽煙起，

桑梓半損，

欲歸歸途難問！

桃花扇 辭院



天涯到處迷，

將身怎隱？

歧路窮途，

天暗地昏！——（番留子）

文聰 不必着慌，小弟到有個算計。

方域 請教！

文聰 會議之時，漕撫史可法，鳳撫馬舍舅俱在坐。舍舅語言，甚不相為；全虧史公一力分豁，且說與尊府原有世誼的。

方域（想狀）是！是！史道鄰是家父門生。

文聰 這等，何不隨他到淮，再候家信？

方域 妙！妙！多謝指引了！

香君 待奴家收拾行李。（束裝）

「歡娛事

歡娛事，

兩心自付，

生離苦，

生離苦，

且將恨忍，

結成眉峯一寸！

香沾翠被，

他重重束緊；

藥裏巾箱，

都帶淚痕！」——（前腔）

方域（僕人挑行李）（向香君）暫此分別，後會不遠。

香君（揮淚）滿地煙塵，重來亦未可必也！

「離合悲歡分一瞬，

後會期，

無憑准！」

貞麗 怕有巡邏縱跡，快行一步罷！

方域 「吹散俺西風太緊，

停一刻，

無人肯！」——（哭相思）

方域 但不知史漕撫寓在那廂？

崑生 聞他來京公幹，常寓市隱園；待我送官人去。

方域 這等多謝！（與崑生同下）

貞麗（向文聰）這樁禍事都從楊爺起的，也還求楊老爺歸；明日果來拿人，作

何計較？

文聰 貞娘放心；侯郎既去，却與你無干了！

\* \* \* \* \*

文聰 人生聚散事難論，

香君 酒盡歌終被尙溫；

貞麗 蠟照花枝眠不穩，

文聰 來朝風雨掩重門。

### 第十三齣 哭主

佈景 黃鶴樓，內設酒席。

旗牌官 漢陽煙樹隔江濱，

影碧青山畫裏人；

轉 花 扇 哭 主

可惜城西佳絕處，

朝朝遮斷馬頭塵！

在下甯兩帥府一個旗牌官的便是。俺元帥收復武昌，功封侯爵。昨日又奉新恩，加了太傅之銜；小爺左夢庚亦掛總兵之印；特差巡按御史黃澍老爺到府宣旨。今日九江督撫袁繼盛老爺又解糧三十船，親來給發。元帥大喜，命俺設宴黃鶴樓，請兩位老爺飲酒看江。（遠望）遙見晴川樹底，芳草洲邊，萬姓歡歌，三軍嘻笑，好一段太平景象也！遠遠喝道之聲，元帥將到，不免設起（設席按床）席來。

良玉 呀！送人春色，

入眼晴光，

連江芳草青青；

百尺樓高，

吹笛落梅風景，

領着花間小乘；

戴行廚，

帶緩衣輕；

便笑咱將軍好武，

也愛儒生。——（整整性）

咱家左良玉，今日設宴黃鶴樓，請袁黃兩公飲酒看江，只得早候。——大小軍卒樓下伺候。（登樓）三春雲物歸胸次，萬里風光到眼明。（遠望）你看浩浩洞庭，蒼蒼雲夢，控西南之險，當江漢之衝。俺左良玉鎮此名邦。好不壯哉！（坐着）旗牌官何在？

旗牌官 有！

良玉 酒席齊備不曾？

旗牌官 齊備多時了！

良玉 怎麼兩位老爺，還不見到？

旗牌官 連請數次，袁老爺正在江岸盤纏，黃老爺又住龍華寺拜客，大約傍晚纔來。

良玉 在此久候，豈不困倦？喚左右，速接柳相公上樓，開談撥悶。

待役 柳相公現在樓下。

良玉 快請！（侍役去請）

敬亭（登樓）氣吞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相見）

良玉 敬亭爲何早來了？

敬亭 晚生知道元帥閑坐，特來奉陪的。

良玉 只也奇了！你如何曉得？

敬亭 常言秀才會課，點燈告坐；天生文官，再不能爽快的。

良玉（笑着）說的有理。（指着）你看，天纔午轉，幾時等到點燈也？

敬亭 若不嫌聒噪啊！把昨晚說的秦叔寶見姑娘，再接上一回罷！

良玉 極妙了！帶有鼓板麼？

敬亭 自古官不離印，貨不離身；老漢管着做甚的？（取出鼓板）

良玉 左右！泡圍岑片，安下胡床；咱要紗帽隱囊，清談消遣哩！（侍役去辦）

敬亭（傍坐敲着鼓板）大江淙淙滾東流，淘盡興亡古渡頭；屈指英雄無半個，從來遺恨是荊州！按下新詩，遠提舊話。且說人生最難得的，是亂離之後，骨肉重逢；總是地北天南，時移物換。經幾番兇荒戰鬪，怎免得梗泛萍漂？可喜秦叔寶解到羅公帥府，枷鎖連身；正在候審；遇着嬌親姑娘，捲簾下階，抱頭大哭。當時換了新衣，設席款待，一個候死的囚徒，登時上了青天。這就叫：『運去黃金減價，時來白鐵生光！』（拍着醒木）

良玉（掩淚）咱家也都經過了！



敬亭 再說那羅公問及叔寶的武藝，滿心歡喜，特地要誇其本領，即日放礮傳操。

下了教場，雄兵十萬，雁翅排開，羅公獨坐當中，一呼百諾，掌養生殺之權；秦叔寶站在傍邊，點頭贊歎，口裏不言，心中暗道：「大丈夫定當如此！」

（拍着醒木）

良玉 （作嬌態，笑着）俺左良玉也不枉爲人在世矣！

敬亭 那羅公眼看叔寶，高聲問道：「秦瓊，看你身材高大，可曾學些武藝麼？」

叔寶慌忙跪下，應答如流，道：「小人會使雙劍。」羅公卽命家人，將自己用的兩條銀劍擡將下來。那兩條銀劍，共重六十餘觔，比叔寶所用鐵劍，輕少一半。叔寶是用過重劍的，今接在手中，如同無物；走下階來，使盡各法，左輪右舞，恰似玉蟒纏身，銀龍護體。玉蟒纏身，萬道毫光臺下落；銀龍護體，一輪月影面前懸。羅公在中軍帳裏，大聲喝采道：「好呀！」那十萬雄兵，一齊答應作喊，如同山崩雷響，十里皆聞。（拍着醒木）

良玉（照鏡拈鬚）俺左良玉立功邊塞，萬夫不當，也是天下一個好健兒。如今白髮漸生，殺賊未盡，好不恨也！

旗牌官 稟元帥爺！兩位老爺俱到樓了！（敬亭下）（侍役撤牀設席）

繼盛 長江落日氣蒼茫，黃鶴樓高望故鄉。

黃澍 吹笛仙人稱地主，臨風把酒喜洋洋。

良玉（迎揖）二位老先生，俯臨敝鎮，曷勝光榮！聊設盃酒，同看春江。

繼盛黃澍 久欽威望，喜近節麾；高樓盛設，大快生平！（入席，良玉正欲飲酒）

塘報 忙將覆地翻天事，報與勤王救主人。稟元帥爺！不好了！不好了！

衆人（驚起）有甚麼緊要軍情，這等喊叫？

塘報 稟元帥爺，大夥流賊北犯，層層圍住神京；天子不見援兵，暗把城門閉動；

放火焚燒宮闕，持刀殺害生靈。（頓足）可憐聖主好崇禎！（哭着）縱死煤

山樹頂！

衆人 有這等事！是那一日來？

塘報 就是這——這——這——三月十九日。（衆望北叩頭大哭）

良玉 （起立搓手跳哭）我的主上呀！我的崇禎主子呀！我的大行皇帝呀！孤臣左  
良玉遠在邊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該萬死了！

「高皇帝，

在九京，

不管亡家破鼎。

那知他聖子神孫，

反不知飄蓬斷梗？

十七年憂國如病，

呼不應天鑿祖靈，

調不來親兵教兵。

白練無情，

送君王一命！

傷心煞煤山私幸，

獨殉了社稷蒼生！

獨殉了社稷蒼生！——（時如花）（衆大哭）

繼盛（搖手喊着）且莫興哀，還有大事相商。

良玉 有何大事？

繼盛 既失北京，江山無主；將軍若不早建義旗，頃刻亂生，如何安撫？

黃澍 正是！（指着）這江漢荆襄，亦是西南半壁；萬一失守，恢復無及矣！

良玉 小弟濫握兵權，實難辭責；也須兩公努力，共保長城。

繼盛黃澍 敢不從事！

良玉 既然如此，大家換了白衣，對著大行皇帝在天之靈，痛哭拜盟一番。——左

右！可曾備下緞衣服？

旗牌官 一時不能備及，暫借附近民家素衣三領，白布三條。

良玉 也罷！且穿戴起來。大小三軍亦各隨拜！

衆人（參孝齊拜舉哀）我那先帝呀！

「宮車出，

廟社傾，

破碎中原費鑿！

養文臣帷幄無謀，

豈武夫疆場不猛；

到今日山殘水剩，

對大江月明浪明，

滿樓頭呼聲哭聲！（大笑）

這恨怎平？

有皇天作證：

從今後戮力奔命，

報國誰早復神京，

報國誰早復神京！——（前腔）

良玉 我等拜盟之後，義同兄弟；臨侯督師，仲霖監軍，我左崑山操兵練馬，死守邊方。倘有天子諸王，中興定鼎，那時勤王北上，恢復中原，也不負今日一番義舉！

繼盛黃澍 領教了！

旗牌官 稟元帥！滿城喧嘩，似有變動之意；快請下樓，安撫民心。（衆俱下樓）

良玉 二位要向那裏去？

繼盛 小弟還回九江。

黃澍 小弟要到襄陽。

良玉 這等且各分手，請了。（分別）轉來若有國家要事，還望到此公議。

繼盛黃澍 但寄片紙，無不奔赴，請了！（下）

良玉 阿呀！不料今夜天翻地覆，嚇死俺也！

飛花送酒不曾擎，

片語傳茶滿座驚；

黃鶴樓中人哭罷，

江昏月暗夜三更！

## 第十四齣 阻奸

佈景 （一）書房（二）客廳

方城 亂亂家舍，

怎把平安寫？

哭蒼天，

滿喉新血；

國難未雪，

鄉心難說，

把間情丟開說些！——（遠地避）

小生侯方域，自去冬倉皇避禍，夜投史公，隨到淮安漕署。不覺半載；昨因南大司馬熊公內召，史公即補其缺，小生又隨渡江淮。他重俺才學，待同骨肉；正思移家金陵，不料南北隔絕。目今議立紛紛，尙無定局，好生愁悶！且候史公回衙，一問消息。（下）

可法（面帶憂色同長班上）『山河今日崩塌，

白面談兵掉舌。



奔局事堪嗟，

望長安誰家傳舍？——（三聲令）

下官史可法，表字道鄰，本貫河南，寄籍燕京。自崇禎辛未，叨中進士，便值中原多故。內爲曹郎，外作監司，數歷十年，不曾一日安枕！今由淮安漕撫，陞補南京兵部尙書。那知到任一月，遭此大變；萬死無裨，一籌莫展。幸虧長江天險，謹此留都。但一月無君，人心皇皇；每日諭立議迎，全無成說。今早操兵江上，探得北信，不免請出侯兄，大家快談。

長班 侯爺有請！

方域 （出見）請問老先生，北信若何？

可法 今日得一喜信，說北京雖失，聖上無恙，早已航海而南；太子亦問道東奔。未知果否？

方域 果然如此，蒼生之福也！

差役（背文書上）朝廷無詔旨，將相多傳問。門上有人麼？

長班 那裏來的？

差役 是風撫衙門來的。馬老爺候札，卽討回書。

長班 待我傳上去。（入見可法）稟老爺，風撫馬老爺差人投書。

可法（拆書看後皺眉）這個馬瑤草，又講甚麼迎立之事！

『清議堂中，

三番公會；

攢眉仰屋蹴靴，

相對長吁！

低頭不語，

如呆堪嗟！

軍國大事非輕舉，

桃花 扇 風 軒

俺縱有廟謨難說；

這來書誠迎議立，

邀功情切——（高陽臺）

（向方域）看他書中意思，屬意福王；又說聖上確確寢死煤山，太子奔逃無踪。若果如此，俺縱不依，他也竟自舉行了。況且昭穆倫次，立福王亦無大差。罷！罷！罷！答他回書，明日會稿，一同列名便了。

方域 老先生所言差矣！福王分藩敵鄉，晚生知之最詳，斷斷立不得！

可法 如何立不得？

方域 他有三大罪，人人俱知。

可法 那三大罪？

方域 待晚生數來：

『福邸藩王，

神宗驕子，

母妃鄭氏淫邪。

當日謀害太子，

欲行自立；

若無調護長臣，

幾將神器篡篡。」

可法 此一罪却也不小！還有那二罪？

方域 「驕奢盈裝，

滿載分封去，

把內府金錢偷竭；

時日寇逼河南，

竟不捨一文助餉，

興 花 屬 阻 奸

以致國破身亡；

滿宮財寶，

徒飽賊囊。」

可法 這也算的——大罪。

方城 『就是現今世子德昌王，

父死賊手，

暴尸未葬，

竟忍心遠避；

還乘離亂之時，

納民妻女。

這君德全虧盡喪，

怎圖王業？』(前腔)

可法 說的一些不差，果然是三大罪。

方域 不特此也！還有五不可立。

可法 怎麼又有五不可立？

方域 第一件，

車駕存亡，

傳聞不一，

天無二日同協。

第二件，

聖上果殉社稷，

尙有太子監國；

爲何明棄儲君，

翻葦枝葉傍牒？

梅 花 扇 阻 軒

第三件，

這中興之主，

原不必拘定倫次的分別；

中興定霸如光武；

要訪取出羣英傑。

第四件，

怕強藩乘機保立。

第五件，

又恐小人啊，

將掩戴功挾！——（前控）

可法 是！是！世兄高見，慮的深遠。前日見副使雷縉祚，禮部周繼，都有此論；

但不及這番透徹耳！就煩世兄把這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論，寫書回他便了。

方域 遵命！（點燈寫書）

大賊（同家僮携燈上）須將奇貨歸吾手，莫把新功付別人。下官阮大賊，潛往江浦，尋著福王，連夜回來。與馬士英倡議迎立，只怕本兵史可法，臨時掣肘，今日修書相商，還恐不妥，故此昏夜叩門，與他細講。（見差役）你早來下書，如何還不去？

差役 等候回書，不見發出。（喜狀）阮老爺來的正好，替小人催一催。

家僮 門上大叔那裏？

長班 是那個？

大賊（作揖）煩足下通報一聲，褲子襠裏阮，求見老爺。

長班 褲子襠裏軟，這可未必。常言十個鬍子九個騷，待我摸一摸。果然軟不軟

大賊 休得取笑，快些方便罷！

長班 天色已晚，老爺安歇了！怎敢亂傳？



大鐵 有要話商議，定求一見的。

長班 待我傳上去。（進稟）稟老爺，有禪子稽顙，到門求見。

可法 是那個姓阮的？

方域 在禪子稽顙住，自然是阮鬍子了。

可法 如此昏夜，他來何幹？

方域 不消說，又是講迎立之事了。

可法 去年在清議堂誣害世兄的，便是他這人；原是魏黨，真正小人，不必理他，

叫長班叫他罷了。

長班 （出作怒狀）我說夜晚了，不便相會；果然惹個沒趣，請回罷！

大鐵 （拍長班肩）足下是極在行的；怎不曉得夜晚來會，纔說的是極有趣的話哩

！那青天白日，都是些掃賬兒。

長班 你老說的有理；事成之後，隨封都要雙分的。

大錯 不消說，還要加厚些！

長班 既是這等，待我再傳。（進票）票老爺，姓阮的定求一見，要說極有趣的話。

司法 陡！放屁！國破家亡之時，還有甚麼趣話說？快快趕出，閉上宅門。

長班 風撫回書，尙未打發哩！

万城 書已寫就，求老先生過目。

司法 （接讀）『列祖列宗，

經營垂創；

吾皇辛苦力竭，

一旦傾移，

誰能重續滅絕？

詳列：

驅藩罪三椿大，

桃花扇 阻軒

五不可，

勢局當歇；

再尋求賢宗雅望，

去留先決。』——（前腔）

寫的明白，料他也不敢妄動了！——就交與鳳撫來人。早閉宅門，不許再來囑哩。（起立）正是江上孤臣生白髮。

方城 燈前旅客罷冰絃。（同可法下）

\* \* \* \* \*

長班 馬老爺差人呢？

差役 有！

長班 領了回書，快快出去，我要閉門哩！

差役（接書）還有阮老爺要見，怎麼就閉門？

大爺（向長班）正是！我方纔央過求見老爺的；難道忘了？

長班 你是誰呀？

大爺 我便是陳子禧裏阮哩！

長班 啐！半夜三更，只管軟裏硬裏，奈何的人不得睡！（推出）好好的去罷！（

竟入閉門）

差役（向大爺）得了回書，我先去了。（下）

大爺 好可惡也！竟是閉門不納了！（發呆）罷了！俺老阮平生，這樣氣兒，也不知受過多少，且自耐他。（搓手）只是當前機會不可錯過。這史可法魏掌着本兵之印，如此執拗起來，目下迎立之事，便行不去了！這怎麼處？（想狀）呸！我到默氣了！今皇帝玉璽，且無下落，你那一顆部印，有何用處？（指着）老史！老史！一盤好肉包，搬上門來，你不會喫，我去請了別人，日後不要見怪？正是：

窮途纔解阮生嗟，  
無主江山信手拏；  
奇貨居來隨處贈，  
不知福分在誰家？

## 第十五齣 迎駕

佈景 (一)書房(二)車馬儀仗

士英 「一旦神京失守，

看中原逐鹿交走；

捷足爭先，

拜相與封侯，

憑著這擁功大權歸手。」——(番卜算)

下官馬士英，別字瑤草，貴州貴陽衛人也！起家萬歷，己未進士，現任鳳陽督撫。幸遇國家大變，正我輩得意之秋。前日發書，約會史可法同迎福王。他回書中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言。阮大鍼走去面商，他又閉門不納，看來是不肯行的了。但他現操着兵權，一倡此論，那九卿班裏如高弘圖，姜日廣，呂大器，張國維等，誰敢竟行？這迎立之事，便有幾分不妥了！沒奈何，又託阮大鍼約會四鎮武臣，及勳戚內侍。未知如何，好生焦躁！

大鍼（急上）胸有成竹，山無難劈之柴。這是馬公書房，不免竟入。

士英（起迎）圓海回來了！大事如何？

大鍼 四鎮武臣，見了書函，欣然許諾，約定四月念八，全備儀仗，齊赴江浦矣。

士英 妙！妙！那高黃二劉怎麼說來？（同坐）

大鍼 他說受君恩爵封列侯，

鎮江千里借籌，

鎮江千里借籌，

神京未收；

神京未收，

似我輩濫功糜餉，

建牙堪羞！

江浦迎鑾，

願領貔貅；

扶新主，

持節復讎，

臨大事，

敢夷猶？』——（推拍）

士英 此外還有何人肯去？

大儀 還有魏國公徐潤基，司禮監韓贊周，吏科給事李沾，監察御史李國昌。

士英 勳衛科道，都有個把，也就好了！他們都怎麼說來？

大猷 『他說馬中丞當先出頭，

衆公卿誰肯逗留？

職名早投；

職名早投，

大家去上書陳表，

擁入皇州。

新主中興，

拜舞龍樓；

將今日勞苦功酬，

遷舊秩，

壯新猷。——（前腔）

請 花 扇 迎 駕



士英 果然如此，妙的狠了！只是一件，我是一個外吏；那幾個武臣勳衛，也算不的部院卿僚。目下寫表，如何列名？

大猷 這有甚麼考證，取本縉紳便覽來，從頭抄寫便了！

士英 雖如此說；萬一駕到，沒有百官迎接，我們三五個官，如何引進朝去？

大猷 我看滿朝諸公，那個是有定見的？乘輿一到，這想遞職名者，還換不上哩！

士英 是！是！表已寫就，只空銜名；取本縉紳便覽來，快快開列。

書辦 （取縉紳便覽上）西河沿洪家高頭便覽在此。（下）

大猷 待我抄起來。（斜頭遠視）表上字體俱要細楷的；目昏難寫，這怎麼處？（

想狀）有了！（腰內取出眼鏡戴上）吏部尙書臣高弘圖。（手顫）這手又顫起來了。目下等着起身，一時寫不出，急殺人也！

士英 還叫書辦寫去罷！

大賊 這姓名裏面，都有去取，他如何寫得？

士英 你指示明白，自然不錯了。——書辦快來！（書辦上）（大賊向書辦指點一切，書辦下）

士英 自古道：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們不可落他人之後，快整衣冠，收拾包箱，今日務要出城。（長班收拾）

大賊 請問老公祖，小弟怎生打扮？

士英 迎駕大典，比不的尋常私謁，俱要冠帶纔是。

大賊 小弟原是廢員，如何冠帶？

士英 正是！（想狀）沒奈何，你且權充個賣表官罷！只是屈尊些兒。

大賊 說那裏話？大丈夫要立功建業，何所不可？到那時，講剛方麼？

士英 妙！妙！纔是個軟圓老。

大舖（換差吏服）「拚餘生，

寒灰已休；

喜今朝，

滄海更流。

金鰲上鉤；

金鰲上鉤，

好似太公一釣；

享國千秋！

牛馬風塵，

暫屈何憂？

刀鎗吏，

丞相根由；

人笑罵，」

我不羞。」——（前腔）

書辦 表已列名，老爺過目。

大爺（看表）果然一些不差；就包裹好了，裝入箱中。（書辦裝表入箱）（取箱）  
下官只得背起來了。（書辦與長班爲大爺背上箱）

士英（看着笑）圓老這件功勞，却也不小哩！

大爺（正色）不要取笑；日後盡在凌煙閣上，倒有些神氣的。

馬夫 天色將晚，請老爺上馬。

士英 這迎駕大事，帶不得多人，只你兩個跟去罷！

大爺 便是你們，後日都要議敘的。（俱上馬）

衆人 「趁斜陽，

南山雨收；

地 花 影 迎 駕

繞花扇 迴駕

控青驄，

煙驛水郵。

金鞭急抽；

金鞭急抽，

早見是浦江雲氣，

楚尾吳顛；

應逐英雄，

虎赴龍投，

根不的，

雙翅颯颯；

銀燭下，

拜冕旒。」——（前腔）

士英 叫左右早去尋下店房！

大賊 呵呀！我們做的何事，今日還想安歇？快跑！快跑！（加鞭快跑）

士英 江雲山氣晚悠悠，

大賊 馬走平川似水流；

士英 莫學防風隨後倒，

大賊 塗山明日會諸侯。

## 第十六齣 設朝

佈景 銀鸞殿，全般儀仗。

弘光 （同二太監上）『高皇舊宇，

看宮門殿閣，

重賞高敝。

桃花扇 設朝

滿目飛鷹新紫氣，

倚著鍾山千丈。

祖德重光，

民心瞻仰，

迎俺青天上。

雲消塵捲，

東南煙景雄壯。——（念奴嬌）

一朵黃雲捧御床，醒來魂夢自徬徨；中興不用親征戰，纔洗塵顏著袞裳。寡人乃神宗皇帝之孫，福邸親王之子；自幼封爲德昌郡王。去年賊陷河南，父王殉國，寡人逃避江浦，九死餘生；不料北京失守，先帝升遐，南京臣民推俺爲監國之主。今乃甲申年五月初一，早謁孝陵回宮，暫御偏殿，看百官有何奏章。（史可法馬士英黃得功劉澤濟上）

衆臣 再見冠裳富，重瞻殿閣高；金甌仍未缺，玉燭又新調。我等文武百官，昨日迎鑾江浦，今早陪掖孝陵；雖投職名，未稱朝賀。禮當恭上表文，請登大寶。（前跪上表）：南京吏部尙書臣高弘圖等，恭請陛下，早正大位；改元聽政，以慰臣民之望，恭維陛下呵！

潛龍，

福邸德王，

望揚揚，

貌似神宗，

嫡派天潢。

久著仁賢聲譽重，

中外推戴陶唐；

瞻仰。



騰出金枝，

系連花萼，

宜承大統諸宗長。

臣伏願登庸御宇，

早繼高皇。』——(本序)——(下拜)

弘光

寡人外藩衰宗，才德涼薄；俯順臣民之請，來守高帝之宮。君父含冤，大懼未報，有何顏面，忝然正位？今暫以藩王監國，仍稱崇禎十七年。一切政務

，照常辦事。諸卿勿得諍請，以重寡人之罪。

『休強，

中原板蕩，

嘆王孫乞食江頭，

棲止榛莽！

回首塵沙何處去？

洛下名園花放，

盼望！

兵燹難消，

松楸多恙。

鼎湖弓劍無人葬，

吾怎忍垂旒正冕，

受賀當陽？』——（前腔）

衆臣 萬歲！萬萬歲！真仁君聖主之言，臣等敢不遵旨。但大難不常遲報，中原不

可久失，將相不宜緩設。謹具題本，伏候裁決。（上本）

『開朗，

中興氣象，

桃花扇 設朝

見迭呈瑞鶴祥雲，

王業重創。

不共天讎，

從此後，

誓膽眠薪休忘；

參想。

收復中原，

調羹黃閣，

急須封拜卜忠亮；

還缺少百官庶士，

乞選才良。——（前腔）

覽御題本，汲汲以報讎復國爲辭，俱見忠個。至於設立將相，寡人已有成議。

，衆卿聽塔：

「職掌，

先設將相，

論麒麟畫閣功勞，

迎立爲上；

捧表江頭星夜去，

擁著乘輿儀仗，

尋訪。

加體黃袍，

嵩呼拜辭，

百忙難把覆符讓。

今日暴論功敝賞，

桃花扇 殷朝

文武誰當？」——（前腔）

衆卿且退，午門候旨。（同大監下）（衆臣退班立着）

可法 若論迎立之功，今日大拜，自然讓馬老先生了！

士英 下官風塵外吏，焉能越次而升。若論國家用武之際，史老先生，現居本兵，理當大拜。——（向功澤清）四鎮實有護駕之勞，加封公侯，只在目下。

功澤清 皆賴恩師提拔。

太監 （捧旨上）聖旨下：鳳陽督撫馬士英倡議迎立，功居第一，即陞補內閣大學

士，兼兵部尚書，入閣辦事。吏部尚書高弘圖，禮部尚書姜日廣，兵部尚書

史可法，亦皆陞補大學士，各兼本銜；高弘圖、姜日廣入閣辦事，史可法著督

師江北。其餘部院大小官員，現在者各加三級。缺員將迎駕人員，論功選補

。又四鎮武臣，靖南伯黃得功，與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

，俱進封官爵，各歸汛地。

衆臣（下跪謝恩）萬歲！萬萬歲！（起立）

可法（向得功澤清）老夫現居本兵，每以不能克復中原爲恥。聖上命俺督師江北，正好戮力報効。今同列侯約定於五月初十日，齊集揚州，共商復讎之事。各須努力，勿得遲延！

得功澤清 是！

可法 老夫走馬到任去也！正是：重興東漢逢明主，收復中原任老臣。（別衆下）

（得功澤清欲下）

士英 將軍轉來！（拉手相語）聖上錄借迎立之功，拜伯封侯。我等皆係勳舊大臣，比不得別個。此後內外消息，須要兩相照應，千秋富貴，可以常保矣！

得功澤清 蒙恩攜帶，得有今日，敢不尊論？（急下）

士英（笑着）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好快活也！（欲下）（大銀探頭私瞧）且

住！立國之初，諸事未定，不要叫高姜二相，奪了俺的大權。且慢回家，暫自入隔辦事去了。（欲入內）

大猷（帽上作揖）恭喜老公祖，果然大拜了！

士英（驚狀）你從那裏來？

大猷 晚生在朝房攢著，打聽新聞來。

士英 此係禁地。今日立法之始，你青衣小帽，在此不便，請出去罷！

大猷 晚生有要緊話說。（掙耳）老師相彼迎立之功，獲此大位；晚生贊表前行，亦有微功，如何不見提起？

士英 方纔宣告：各部院缺員，許將迎駕之人，敍功選補矣！

大猷（喜狀）好！好！還求老師相薦拔。

士英 你的事何待諄諄？（欲入內）

大猷 事不宜遲，晚生權當班役，跟進內閣，看看機會何如？

士英 學生初入內閣，未諳機務；你來幫一帶，也不妨事，只要小心著。

大猷 曉得！（替士英携笏囊）

士英 舊黃扉，

新丞相，

喜一旦趾高氣揚，

廿四考中書模樣。

大猷 莫忘學勤老陪堂！——（齊觀音）

士英 殿閣東偏曉露黃，

大猷 新參知政氣昂昂；

士英 過江同是從龍彥，

大猷 也步金階抱笏囊。



## 第十七齣 拒媒

佈景 (一) 書齋。(二) 香君妝樓。

文聰 『南朝領略風流盡，

新立個妙齡君；

清江隔斷濁烟塵，

蘭署裏，

買香薰。』——(燕歸梁)

下官楊文聰，因敝迎駕之功，補了禮部主事；盟兄阮大鹹，仍以光祿起用；又有同鄉趙其杰，田仰等，亦皆補官，同日命下，可稱一時之盛！目下漕運缺人，該推陞田仰，適纔送到聘金三百，託俺尋一美妓，要帶往任所；我想奇樓色藝之精，無過香君，不免替他去問。——長班走來！

長班 胸中一部精神，脚下千條蘆術。——老爺有何使喚？

文驄 你快請清客了。繼之女客下玉京，到我書房說話。

長班 稟老爺，小人是長班，只認的各位官府；那些串客表子，沒處尋覓。

文驄 聽我吩咐：

「鬧端陽，

正紛紜；

水閣含春，

便有那烏衣子弟伴紅裙，

難道是織女牽牛天漢津？」

長班 就在那秦淮河房麼？小人曉得了！

文驄 (指着)「你望著棗花廳影杏紗紋，

那壁廂款問慇懃。」——(漁燈兒)

繼之公憲燕筑院裏常留老白相，朝中新聘大陪堂。

繼之 來此是楊老爺私宅，待我叫門。——位下那裏？

長班 衆位何來？

繼之 老漢是丁繼之，同道沈張兩敵友，求見楊老爺，煩位下通報一聲。

長班 (喜狀) 正要去請，來的湊巧，待我通報。(欲入)

玉京白門妥娘 鸞燕來何早？黃鶯到已遲。

白門 三位略等一等，同進去罷！

繼之 原來你姊妹們？

燕筑 你們來此何幹？

妥娘 大家是一樣病根。你們怕做師父，我們怕做徒弟的。(俱入)

文聰 (喜狀) 如何來的恰好？

衆人 無事不敢逕造，今日特來懇恩，容拜見！(俱拜)

文聰 (起立) 請坐！有何見教？

繼之 新補光錄阮老爺，是楊老爺至交麼！

文聰 正是！

繼之 聞得新主登極，阮老爺獻了四種傳奇，聖心大悅，把燕子箋抄發總綱，要選我們入內教演。有這話麼？

文聰 果然有此盛舉。

燕筑 不瞞老爺說，我們兩片唇，養著八張嘴。這一入內庭，豈不滅門絕戶了一家兒？

妥娘 我們也是八張嘴，靠著兩片皮哩！

文聰 (笑着) 不必落忙。當差承應，自有一班教坊男女。你都算名士數裏的，誰好拿你？

衆人 只求老爺護庇則個。

文聰 明日開列姓名，送與阮園海，叫他一概免拿罷了。

衆人 多謝老爺！

「看一片秣陵春，

烟水消魂；

借著些笙歌裙屐醉斜曛。」

若把俺盡數選入呵！

「從此後江湖暮雨掩柴門，

再休想白舫青簾載酒樽。」

老爺果肯見憐，

這功德不小！

「保秦淮水軟山溫。」

文聽 下官也有一事借重。

繼之 老爺有何見教？

文聰 舍親田仰，不日就陞漕撫。適纔送到聘金三百，託俺尋一小籠。

妥娘 讓我去罷！

燕筑 你去不得。你去了，這院中便散了板兒了！

妥娘 怎便散了板兒？

燕筑 沒人和我打釘了！

妥娘 啐！

繼之 老爺意中，可有一個人兒麼？

文聰 人是有一個在這裏，只要你去作伐。

玉京 是那個？

文聰 便是李家的香君。

繼之（搖頭）這使不得！

文聰 如何使不得？

繼之 他是侯公子梳櫥過的。

「現有個秦樓上吹簫舊人，

何處去覓封侯？

柳老三春，

留著他燕子樓中畫閉門，

怎教學改嫁的卓文君？」——（錦魚燈）

文驄 侯公子一時高興；如今避禍遠去，那裏還想著香君哩？但去無妨。

玉京 香君自侯郎去後，立志守節；不肯下樓，豈有嫁人之理？去也無益。

「似一隻雁失羣，

單宿水，

獨叫雲，

每夜裏月明樓上度黃昏；

洗粉黛，

拋扇裙，

吹罷笛管歌喉唇；

竟是長齋繡佛女尼身，

怕落了風塵！——（錦上花）

文聰 雖如此說；但有強如侯郎的，自然肯嫁。

繼之 香君之母，是老爺知相，面講更好！

文聰 你是知道的。侯郎梳櫥香君，原是下官作伐；今日觀面，如何講說？這煩二

位走走，自有重謝。

公憲燕筑 這等，我們也去走走！

白門妥娘 皮肉行裏經紀，只許你們做麼？俺也同去。

文聰 不必爭鬧，待他二位說不來時，你們再去。



衆人 是！是！辭過老爺罷！

文聰 也不違送了。——狎客滿堂消我悶，嫁衣終日爲人忙。（下）

\* \* \* \* \*

繼之玉京 楊老爺免了你們差事，莫大的恩典哩！

燕筑公憲 正是！

繼之 你四位先回；俺要到香君那邊，替楊老爺說事去了！

妥娘 賺了錢不可偏背，大家分纔好。（衆下）

繼之（與玉京同行）記得侯公子梳櫳香君，也是我們幫襯來。

「想當初，

華筵盛陳，

配才子佳人；

排列著花林粉陣，

遂趁著箏聲笛韻。」

如今又去幫襯別家，好不靚顏！

「似郵亭馬廐，

迎官送賓。」

玉京 我們不去如何？

繼之 俺若不去呵！

「又怕他，

新錚錚春官匣印，

硬送入秋宮院門。」

玉京 這等，如之奈何？

繼之 俺自有個兩全之法。

「到那邊款語商量，

桃 花 扇 拒 簾

柔情索問；

做一個開蜂媒，

花裏混。」——（幕中拍）

繼之玉京 來此已是，不免竟造。——貞娘出來！

香君空樓寂寂含愁坐，長日懨懨帶病眠。——樓下那個？

玉京 丁相公來了！

香君（下望）原來是卡姨娘同丁大爺光降；請上樓來！

繼之玉京（上樓相見）令堂怎的不見？

香君 往盒子會裏去了！（讓坐）請坐獻茶。（同坐）

玉京 香君閒坐樓窗，和那個頑耍？

香君 姨娘不知。

「俺獨自守空樓，

望殘春，

白頭吟罷淚沾巾！」

玉京 何不招一新婿？

香君 奴家已嫁侯郎，豈肯改志？

織之 我們曉你苦心。今日禮部楊老爺，說有一大老田仰，肯輸三百金，要你作妾

，託俺來問一聲，

香君 「這題目錯認！」

這題目錯認！

可知定情詩紅絲索緊，

抵過他萬兩雪花銀！」

玉京 這事憑你裁酌；你既不肯，另問別家。

香君 「賣笑晒，

有勾欄豔品；

奴是薄福人，

不願入朱門！」——（鐘後拍）

玉京 既如此說，回他便了！

繼之 令堂回家，不要見錢眼開！

香君 媽媽疼奴，亦不肯相強的。

繼之 如此甚好，可敬！可敬！（起身）別過了！

公憲燕筑白門安娘（急上）兩處紅絲千里繫，一條黑路六人忙。

燕筑 快去！快去！他二人說成，便偏背我們了！

安娘 我就不依他；饒他吃到口裏，還倒出臟來。（進門上樓）

燕筑 香君恭喜了！

香君 喜從何來？

白門 雙雙媒人來你家，還不喜哩？

香君 敢也說田仰的事麼？

燕筑 便是！

香君 方纔奴家拒絕了。

公憲 楊老爺的好意，如何拒得？

「他爲你生小綠珠花月身，

尋一個金谷綺羅裏石季倫。」

香君 奴家不圖富貴，這話休和我講。

織之玉京 我二人在此勸了半日，他決不肯嫁人的。

白門 他不嫁人，明日拿去學戲，要見個男子的面，也不能勾哩！

「歌殘曲罷鎖長門，

臥聽鼙鼓夜傷神！」

香君 奴便終身守寡，有何難哉？只不嫁人。

妥娘 難道三百兩花銀，買不去你這苦毛丫頭麼？

香君 你愛銀子，你便嫁他，不要管人家閒事。

妥娘 (發怒) 好了頭！搶白起姨娘來了！我就死在你家。(撒潑)

『小私窠賤根！』

小私窠賤根！

掉巧舌，

訕謗珍瓏。』

繼之 (發威) 好大膽奴才！楊老爺新做了禮部，連你們官兒都管著的，明日拿去，

採弔你指頭。

『管烟花要津，

管烟花要津，

觸惱他風狂雨迅，

準備著桃傷柳損。」

香君 儘你嚇唬，奴的主意已定了！

玉京 看他小小年紀，倒有志氣！

織之 嚇唬不動，走罷！走罷！

安娘 我這裏撒潑，沒個人來拉拉，氣死我也！他不嫁人，我扭也扭他下樓。

硬推來門外雙輪，

硬推來門外雙輪，

兜折寶馴，

扭斷湘裙。」

織之 自古有錢難買不賣貨：撒了賴，當不的，大家散罷！

公憲白門 我兩個原要不吃虧，老燕老安強拉到此，惹了這場沒趣。走走！走！



「快出門！」

掩羞面，

氣忍聲吞！」

燕筑妥娘 我們也走罷！

「乾發虛，

沒鈔分，

潰膿撒糞！」——（北罵王耶帶上小樓）（公憲燕筑白門妥娘纏下）

繼之玉京 香君放心，我們回絕楊老爺，再不來纏你便了。

香君（下拜）這等，多謝二位。（作別）

繼之 蜂媒蝶使氣紛紛，

香君 闌入紅窗攪夢魂；

玉京 一點芳心採不去，

香君 朝朝樓上伴才君。

## 第十八齣 爭位

佈景 (一)客廳。(二)暖閣。

方域 無論輸贏似弈棋，書空浩歎欲何爲？長江不限天南北，擊節中流看誓師。小生侯方域，前日替史公修書，一時激烈，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之議；不料福王今已登極，馬士英竟入閣辦事，把那些迎駕之臣，皆錄功補用。史公雖亦入閣，又令督師江北，這分明有外之之意了！史公却全不介意，反以操兵勦賊爲喜。如此忠肝義膽，人所難能也！現在開府揚州，命俺參其軍事。約定今日齊集四鎮，共商防河之計，不免上前一問。——管家那裏？

書僮 侯爺來了！——待我通報。(入請可法上)

可法 「持節江皋，

龍驤虎嘯；

憂國事，

不顧殘軀，

雙鬢蒼白了！——（北點鐘聲）

世兄！可知今日四鎮齊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師誓願，雪君父之讎？

方城 如此甚妙！只有一件：高傑鎮守揚州，兵驍將傲；那黃劉三鎮，每發不平。

恨。今日相見，大費調停。萬一兄弟不和，豈不益敵人之利乎？

可法 所說極是；今日相見，俺自有一番勸慰之言。

書僮（上報）轅門傳鼓，說四鎮到齊，伺候參謁？（方城下，可法出閣）

\* \* \* \* \*

高傑得功澤清良佐（俱介上）只恨燕京無樂毅，誰知江左有夷吾？——四鎮小

將叩謁閣部大元帥。（下拜）

可法（拱手立着）列侯請起！

衆將（俱排立着）聽候元帥將令。

可法 本帥以開部督師，君命嚴重；大小將士，俱在指揮之下。

衆將 是！

可法 四鎮乃堂堂列侯，不比尋常武弁。屈尊侍坐，其議軍情。

衆將 豈敢！

可法 本帥命坐，便如軍令一般，不可推辭。

衆將 是！告坐了！（得功怒視高傑）

可法 「淮南險要，

江河保障勢滔滔；

一帶奇雲結陣，

滿目細柳垂條。

鏡花 扇 中 位

鐵馬嘶風先突塞，

原軍放勢早驚潮。

說甚麼徐常潘鄧，

比得上絳灌蕭曹？

同心共把乾坤造；

看古來功臣關丹青圖畫，

似今日列侯會劍佩弓刀。——（混江龍）

得功 元帥在上，小將本不該爭論。（指着）這高傑乃投誠草寇，有何戰功？今日

公然坐俺三鎮之上。

高傑 我投誠最早，年齒又尊，豈肯居爾等之下？

澤清 此處是你汛地，我們都是客兵。連一個賓主之禮不曉得，還要統兵？

良佐 他在揚州，享受繁華，尊大慣了。今日也該讓咱們來享享。

高傑 你們敢來，我就奉讓。

得功 那個是不敢來的？兩位劉兄，同我出去，即刻見個強弱。（悉下）

可法（向高傑）他講得有理；你還諺謙遜纔是！

高傑 小將甯死，不在他們之下。

可法 你這就大錯了！

「四鎮堂堂氣象豪，

倚仗著恢復北朝。

看挨肩雁序，

恰似好同胞；

爲甚的，

爭坐位失了同心好？

圖齒才變了證恭貌？

鏡 花 圖 爭 位

一個眼睜睜同室操戈后，

一個怒冲冲平地起波濤；

沒見陣上逞威風，

早已窩裏相爭鬧。

笑中興封了一夥（指着）小兒曹！』——（油葫蘆）

不料四鎮英雄，可笑如此！老夫一天高興，却早灰冷一半也！沒奈何，且出張告示，曉諭三鎮，叫他各回汛地，聽候調遣。你既駐紮本境，就本帥麾下，做個先鋒。各有執掌，他們也不敢來爭鬧了！

高傑 多謝元帥！

司法 待老夫寫起告示來傳令。（下）（高傑聞外喊聲不敢出）

裨功澤清良佐（持刀上）高傑快快出來！

高傑 你青天白日，持刀响喊，竟是反了！

得功 我們爲甚麼反？只要殺你這個無禮賊子。

高傑 你們敢在帥府門前，如此放肆，難道不是無禮賊子麼？（得功澤清良佐，趕

殺高傑。）

高傑（逃入帥府）閣部大老爺救命呀！黃劉三賊，殺入帥府來了！

可法（驚立）『俺只道塞馬南來把戰挑，

殺聲漸高；

却是陷兵吵。

這時協力同難還愁少，

怎當的聞聲鼓噪，

起了離間根苗！

這纔是將難調，

北賊難討！』——（天下樂）

桃花 罵 爭位



快請侯相公出來。

獻牌 (向內) 侯爺有請。

方域 (急上) 晚生已聽的明白了！

可法 借重高才，傳俺帥令，安撫亂軍。

方域 如何安撫？

可法 老夫有告示一紙，快去曉諭他們便了！

方域 遵命！(接告示出見) 列位請了！小弟乃本府參謀，奉關部大元帥之命，曉

諭三鎮知悉。恭逢新主中興，闔賊未討，正我輩枕戈待旦，立功報効之時；

不宜懷挾小忿，致亂大謀。俟收復中原，太平賜宴，論功敘坐，自有刻儀。

目下軍容匆遽，凡事權宜，皆當相諒，無失審好！與中侯高，原鎮場通，令

卽留在本帥標下，委作先鋒；靖南侯黃，仍回夙，靜聽調遣，勿抗違。

軍法凜然，本帥不能容情也！特諭！

得功 我們只要殺無禮賊子，怎敢犯元帥軍法？

方域 目今轅門截殺，這就是軍法不容的了！

澤清 既是這等，不要驚著元帥，大家且散。

良佐 明日殺到高傑家裏去罷！正是國仇猶可恕，私恨最難消！（下）

方域（回令）三鎮聞令，暫且散去，明日還要斷殺哩！

可法 這却怎處？（指高傑）

「高將軍！」

你橫將饕餮招，

爲甚的不謙恭，

妄自驕，

坐了個首席鄉三老，

惹動他諸侯五路刀？

桃花扇 學位

憑儀秦一番舌戰功，

也不過息兵半响鏡！

費調停，

乾焦燒；

難消釋，

空懊惱。

這情形何待聽，

那事業全去了！——（後庭花）

高傑 元帥不必著急，明日和他見個輸贏。把三鎮人馬，併俺一處，隨著元帥恢復

中原，却亦不難也！

可法 你說的是那裏話？現今流寇北敗，渡黃河的亂兵，許定國不能阻當，連夜告

急。正要與四鎮商議，發兵防河。今以一動爭端，債俺大事，豈不可憂？

高傑 他三鎮也不爲別的，只因揚州繁華，要求奪取，俺怎肯讓他？

可法 這話益發可笑了！

「領著一枝兵，

和他三家傲，

似壘卵泰山壓倒。

你占住繁華廿四橋，

竹西明月夜吹簫；

他也想隋堤柳下安營巢，

不教你蕪蘆觀，

獨誇鹽花少。

誰不羨揚州鶴背飄，

妬殺你腰纏十萬好，

桃花 屈 伊 位

怕明日殺聲咽斷廣陵濤！」——（驚尾）

罷！罷！罷！老夫已拚一死，更無他法。侯兄長才，這案憑你籌畫了！（下）

方域 且看局勢，再做商量。（下）

高傑 俺高傑也是一條好漢，難道坐著待斃不成？明早黃金場上，點齊人馬，排下

陣勢，等他來時，迎敵便了！正是：

龍爭虎鬥逞雄豪，

盃酒筵邊動劍刀；

劉項何須成敗論，

將軍頭斷不降曹。

## 第十九齣 和戰

佈景 一片操場，旁有高台，四邊楊柳。

得功（同良佐澤清武裝上）兄弟們俱要小心著。聞得高傑點齊人馬，在黃金壩上，伺候迎敵。我們分作三隊，依次而進。

良佐 我帶的人馬原少，讓我挑戰；兩兄迎敵便了。

得功 我的田雄不會來。我作第二隊，總叫河洲哥哥壓哨罷！

澤清 就是如此，大家殺向前去。

高傑（武裝上）大小三軍，排開陣勢，伺候迎敵。

探卒 報！報！三家賊兵，搖旗吶喊，將次到營了！

良佐（持大刀）老高！快快出馬！今日和你爭個誰大誰小呵！

高傑（持鎗上）你花馬劉是咱家小兄弟——那個出馬？（嘶殺）三軍齊出，與我擒此個劉賊！（良佐下）

得功（持雙鞭上，向高傑）老爺的本領，你是曉得的。快快磕頭，曉你性命。

高傑 我高老爺不稀罕你這活頭，要取你那一條狗命。（嘶殺，高兵助戰）

得功 從來將對將，兵對兵。如兵將要混戰，倒底是個無禮。賊子！今日且輸與你

一陣。（下）

澤清 （持雙刀領衆上）高傑，你不要逞強，我和你大家帶着些人馬哩！咱就混戰一場，有何不可？你曉得翻天鷄子不怕人的，憑你豎戰也可，橫戰也可。殺！殺！殺！（混戰）

方城 （持令箭立台上鳴金，衆停戰）關部大元帥有令，四鎮作反，皆督師之過。先到師府殺了主帥；次到南京，搶了宮闕。不必在此混戰，傷害平民。

澤清 我們並不會作反。只因高傑無禮，混亂坐次。我們爭個明白，日後好參謁元帥。

高傑 我高傑乃本標先鋒，怎敢作反？他們領兵來殺，只得迎敵。

方城 不奉軍令，妄行廝殺，都是反賊；明日奏聞朝廷，你們自有分辨罷！

澤清 朝廷是我們迎立，元帥是朝廷着來的。我們違了軍令，便是叛了朝廷，如何

使得？情願束身待罪，只求元帥饒恕。

方域 高將軍，你如何說？

高傑 我高傑是元帥人馬。犯了軍法，只聽元帥處分。

方域 既如此說，速傳黃劉二鎮，同赴轅門，央求元帥。

澤清 二鎮敗走，各回汛地去了！

方域 你淮揚兩鎮，唇齒之邦，又無宿嫌，爲何聽人指使？快快前去，候元帥發落。

。（下台與澤清及得功同行）已到轅門了，兩位將軍在外等候，待俺傳進去。

。（進後復出）元帥有令，四鎮擅相爭奪，皆當軍法從事；但高將軍不知禮體，挑嫌起釁，罪有所歸；着與三鎮服禮。俟解和之日，再行處分。

「勸將軍自思，

勸將軍自思，

禍來難救，

禍來難救，



負荆早向門叩。』

高傑 我高傑乃元帥標下先鋒。元帥不加禮庇，倒叫與三鎮服禮，可不羞死人也！罷！罷！罷！看來元帥也不能用俺了！不免領兵渡江，另做事業去。

『這屈辱怎當？

這屈辱怎當？

渡過大江頭，

事業掀天做。』

三軍快來，隨俺前去！（同衆兵下）

淨滑（望着）呀！呀！呀！高傑竟要過江了。想江南有他的黨與，不日要領來與

俺廝殺；俺也早去約會黃劉二鎮，各帶人馬，到此迎敵。

『笑力窮遠走，

笑力窮遠走，

長江洗盞，

防他重來作寇。」——（下）

方城（吳立）不料局勢如此，叫俺怎生收救，（發恨）

『恨山河半傾！

恨山河半傾，

怎能重搆？

人心瓦解忘恩。」——（南望）

那高傑竟是反了！

『看揚揚渡江，

看揚揚渡江，

旗幟亂中流，

直入南徐口。」——（北望）

桃花扇 移防

那劉澤清也急忙北去，要約會三鎮人馬，回來迎敵。

「這烟塵偏有，

這烟塵偏有，

好叫俺元帥搔頭，

參謀接手！」——（香柳艇）（行着）

且去回覆關部，再作計較。正是：

堂堂關府轄通侯，

江北淮南數上游；

只恐樓船與鐵馬，

一時都羨好揚州。

## 第二十齣 移防

佈景 轅門，帥府。

高傑 「策馬欲何之？」

策馬欲何之？

江鎮堅城，

努射雄師。

且收兵，

且收兵，

占住揚州市。——（錦上添花）

俺高傑領兵渡江，要搶蘇杭。不料巡撫鄭瑄。操舟架炮，堵住江口。沒奈何，又回揚州。但不知黃劉二鎮，此時何往？

報卒 報上將軍，黃劉二鎮會齊人馬，南來迎戰，前哨已到高郵了。

高傑 啊呀！不好了。南下不得，北上又不能，好叫俺進退兩難！罷！罷！罷！還

到史閣部轅門，央他的老體面，替俺解救罷！

「速去乞恩赦，

速去乞恩赦，

不忝羞顏，

答拜何辭？

道纔是，

道纔是，

自作孽，

天教死！」——（前腔（下））

司法  
「局已變，

勢難支，

躊躇中夜少眠時！

方域 「自嘆經綸空滿紙！」——（掃筆）

可法 世兄！你看高傑不辭而去，三鎮又不遵軍令，俺本標人馬，為數無幾，怎能守得住江南？眼看大事已去，奈何！

方域 聞得巡撫鄭瑄堵住江口，高傑不能南下，又回揚州來了！

可法 那三鎮如何？

方域 三鎮知他退回，會齊人馬，又來迎敵；前哨已到高郵了。

可法 （愁狀）目前局勢更難處矣！

「三百年事，

是何人掀翻到此？

隻身兒怎障青天？

却來兵總仗虛詞！

方域可法 「烟塵滿眼野橫屍，

桃花 扇 移步

只倚揚州兵一枝！——（玉抱肚）（中軍傳鼓）

可法 門外擊鼓，有何軍情？

中軍 將軍高傑，領兵到轅，求見元帥。

可法 他果然來了！傳他進來，看他有何話說？

高傑 小將高傑，擅離汛地，罪該萬死；求元帥開恩饒恕！

可法 你原是一介亂民，朝廷許你投誠，加封侯爵，不曾薄待於你。為何一言不台，竟自反去？及至渡江不得，又投轅門。忽而作反，忽而投誠，把個作反投誠當做兒戲，豈不可恨！本該軍法從事，姑念你悔罪之速，暫且饒恕。（高傑叩頭起立）你還有何說？

高傑（又跪）前日擅離汛地，只為不肯服禮。今三鎮知俺回來，又要交戰。小將雖雄，獨力怎支？還望元帥解救。（向方城）侯先生替俺美言一句。

方城 你不肯服禮，叫元帥如何處斷？

可法 正是！事到今日，本帥也不能偏護了！

「爭論坐次，

動干戈不知進止；

他三家鼎足稱雄，

你孤軍危命如絲。

方域可法 「烟塵滿眼野橫屍，只倚揚州兵一枝。」——（前腔）

高傑 元帥不肯解救，小將軍可碎首轅門，斷不拜他下風。

方域 你那黃金壘上威風，那裏去了？

高傑 那時他沒帶人馬，俺用全軍混戰，因而取勝。今日三家捲土齊來，小將不得

不臨事而懼矣！

方域 小生到有個妙計，只怕你不肯依從。

高傑 除了服禮，都依！都依！



方域 目今流賊南下，將渡黃河，許定國不能阻當，連夜告急。元帥正要發兵防河。你何不奉命前往，坐鎮開洛，既解目前之圍，又立將來之功。他三鎮知你遠去，也不能與無名之師了！將軍以爲何如？

高傑（低頭尋思）待我商量。（台後殺聲大起）

可法 城外殺聲震天，是何處兵馬？

中軍 黃劉三鎮，領兵到城，要與高將軍斷殺哩！

高傑（懼狀）這怎麼處？只得聽元帥調遣了。

可法 既然肯去，速傳軍令，曉諭三鎮。（拔令箭擲地，中軍拾令箭）高傑無禮，

本當軍法從事；但時值用人之際，又念迎駕之功，暫且饒恕，罰往開洛防河將功贖罪，今日已離揚州。三鎮各釋小嫌，共圖大事，速速回汛，聽候調遣。（中軍下）

可法（指高傑）高將軍！高將軍！只怕你的性氣，到處不能相安哩！

「黃河難恃，

勸將軍謀終慮始。」

那許定圖不是個安靜的。

「須提防酒酣茶後；

軟刀鎗怎鬪雌雄？」

方域可法 「烟塵滿眼野橫屍，只倚揚州兵一枝。」——（前段）

可法 （向方域）防河一事，乃國家要著。我看高將軍勇多謀少；倘有疎虞，罪坐

老夫。仔細想來，河南原是貴鄉，吾兄日圖歸計，路阻難行，何不隨營前往

？既遂還鄉之願，又好監軍防河，且爲桑梓造福。豈非一舉而三得乎？

方域 多謝美意。就此辭過元帥，收拾行裝，即刻起程便了！

高傑 一同告辭罷！（拜別）

可法 （向方域）參謀此去，便如老夫親身防河一般。只恐局勢叵測，須要十分小

心，老夫專聽好音也！正是人事無常爭勝負，天心有定管興亡。（下）

高傑 侯先生，你聽殺聲未息，只怕他們前面截殺。

方域 無妨也！他們知你移防，怨毒已消，自然散去的。況且三鎮之兵，俱走東路

。我們點齊人馬，直出北門，從天長六合，竟奔河南，有何阻擋？

高傑 就此起程。

方域 一鄉圍緊思，

久斷平安字。

烏棲一枝，

鬱鬱難居此！

結伴還鄉，

白雲如駛，

遂了三年歸志！

高傑 「統著全師，

烟城柳驛行參差，

莫逞舊雄恣！

爾爾偷皮時，

方域高傑 「揚州倒指，

看不見平山蕙寺！」——（朝元全）

高傑 落日林梢照大旗，

方域 從今北去慰鄉思；

高傑 黃河曲裏防秋將，

方域 好似英雄末路時！

## 插一齣 閒話

佈景 豈棚鄉景，村店一座。

張薇 (白巾麻衣背包裹急上) 戎馬消何日？乾坤剩此身；白頭江上客，紅淚目沾

巾！(立着大哭)

田叔 (背行李上) 日淡村烟起，江寒雨氣來。

益所 (背行李上) 年年經過路，離亂使人猜！

田叔 (見益所) 請了！我們都是上南京的。天色將晚，快些趨行！

益所 正是兵荒馬亂，江路難行，大家作伴纔好。(指張薇) 那個老着，爲何立住

了脚，只顧啼哭？

田叔 (上前問) 老兄想是走錯了路，失迷什麼親人了？

張薇 (搖手) 不是！不是！俺是從北京下來的。行到河南，遇著高傑兵馬，受了

無限驚恐，剛得逃生。渡過江來，看見滿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不覺傷心，

慟哭幾聲！(掩淚)

田叔 原來如此，可憐！可歎！

益所 既是北京下來的，俺正要問問近日的消息。何不同宿村店，大家談談？

瑤澱 甚妙！我老腿無力，也要早歇哩！

田叔 （指着）這座村店，稍有牆壁，就此同宿了罷！——請進！（同入）

瑤澱 （仰着頭看）好一架荳棚！

田叔 大家放下行李，便坐這荳棚之下，促膝閒話也好。（放下行李坐着）

店主 村店新泥壁，田家老瓦盆。——衆位客官，還用晚飯麼？

衆人 不消了！

田叔 煩你買壺酒來，削瓜剝豆。——我與二位解解困乏罷！

瑤澱 怎好取擾？

益所 （向張薇）四海兄弟，却也無妨。待用完此酒，借兩個再回敬他。（店主取

酒來，三人對飲。）

璣方纔都是路遇，不曾請教尊姓大號。要到南京，有何貴幹？

田叔 在下姓藍，名瑛，字田叔，是西湖畫士，特到南京訪友的。

益所 在下是蔡益所，世代南京書客，纔從江浦索債回來的。老兄是從北京下來的。敢問高姓大名？有甚急事，這等狼狽？

璣 不瞞二位說，下官姓張，名薇，原是錦衣衛堂官。

益所 (驚狀) 原來是位老爺，失敬了！

田叔 爲何南來？

璣 三月九日，流賊攻破北京，崇禎先帝經死煤山，周皇后也殉難自盡。下官走下城頭，領了些本官校尉，尋著屍骸，抬至東華門外，買棺收殮，獨自一個戴孝守靈。

田叔 那舊日的文武百官，那裏去了？

璣 何曾看見一人！那時闖賊搜查朝官，逼索兵餉，將我監禁夾打。我把家財盡

數與他，纔放我守靈戴孝。別個官兒走的走，藏的藏，或被殺，或下獄，或一身殉難，或闔門死節。

田叔 有這樣忠臣，可敬！可敬！

瑤星 還有進朝稱賀，做開賊偽官的哩！

益所 有這樣狗彘，該殺！該殺！（掩淚）可憐皇帝皇后，兩位梓宮，丟在路傍，

竟無人睬睬！（田叔也掩淚）

瑤星 直到四月初三日，禮部奉了偽旨，將梓宮抬送皇陵。我執幡送殯，走到昌平州，虧了一個趙吏目，糾合義民，捐錢三百串，掘開田皇妃舊坟，安葬當中；下官就看守陵旁，早晚上香。誰想五月初旬，大兵進關，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仇，特差工部，查寶泉局內鑄的崇禎遺錢，發買工料，從新修造享殿碑亭，門牆橋道，與十二陵一般規模，真是亘古希有的事！下官也沒等工完，親手題了神牌，寫了墓碑，連夜報與南京臣長知道，所以這



般狼狽！

田叔 難得！難得！若非老先生在京，崇禎先帝竟無守陵之人！

益所 但不知太子二王，今在何處？

孫濕 定永南王，並無消息。聞太子在海南，恐亦被亂兵所害矣！（掩淚）

田叔 聞得北京發書一封，與閣部史可法，責備亡國將相，不去奔喪哭主，又不認兵報仇。史公答了回書，特著左懋第披麻扶杖，前去哭靈。老先生可曉得麼？

孫濕 下官半路相遇，還執手慟哭了一場的。（風雷雨交作）

店主 （撐燈盞上）大雨來了！快去進房罷！（衆人起身，以袖遮頭入房）好雨！

好雨！

孫濕 天色已晚，下官該行香了！

益所 替那個行香？

璠星 大行皇帝未滿週年，下宮現穿孝服，每早每晚，要行香哭拜的。（取出香爐設几拈香北跪哭拜）大行皇帝呀！大行皇帝呀！今日七月十五日，孤臣張薇叩頭上香了！（放聲大哭）

田叔 （向益所）過來！過來！我兩個草莽之臣，也該隨拜舉哀的。（跪下陪哭，哭畢同起）老先生遠路疲倦，早早安歇了罷！

璠星 正是，各人自便了！（解行李臥着）

田叔 窗外風雨，益發不住了，明早如何登程？

璠星 老天的陰晴，人也料他不定！

益所 請問老爺，方纔說的那些殉節文武，都有姓名麼？

璠星 問他怎的？

益所 我小鋪中要編成唱本，傳示四方，叫萬人景仰他哩！

璠星 好！好！下宮寫有手摺，明日取出奉送罷！

益所 多謝。

田叔 那些投順圖賊不忠不義的姓名，也該流傳，叫人唾罵。

張曼 都有抄本，一總奉上。

益所 更妙！（俱睡）（衆鬼跳叫上）

張曼（隔窗看）怕人！怕人！都是些沒頭折足，陣亡厲鬼，爲何到此？（衆鬼下

。睡着；又聞細樂警蹕聲，起聽）窗外又有人馬鼓樂聲，待我開門看采。（

見帝后乘輿經過，跪着）萬歲！萬歲！萬萬歲！孤臣張薇恭迎聖駕。（帝后

下。起呼）皇帝皇后何處巡遊？我孤臣張薇不能隨駕了！（拜哭）

田叔益所 天已發亮，老爺怎的又哭起來？想是該上早管了！

張曼（掩淚）奇事！奇事！方纔睡去，聽得許多號呼之聲；隔窗張看，都是些隨

亡厲鬼。

暴了！昨夜中元赦罪之期，想是赴孟蘭會的。

這”

益所 還不

孫溇 後來又聽的人馬鼓吹之聲；

明見崇禎先帝同崇周皇后，乘

輿東行。引的文武官員，都是殉難忠臣。前面委身細梁，排儀仗，像個要昇天的光景。我俯伏路旁，送駕過去，不覺失聲大哭起來。

田叔 并有這等異事！先皇帝先皇后，自然是超昇天界的。也還是張老爺一片至誠所感，故此特特顯聖。

孫溇 下官今日發一願心，要到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勝境、募建水陸道場，修齋追薦，並超度一切冤魂。二位也肯隨喜麼？

益所 老爺果能做此好事，俺們情願搭醮。

孫溇 好人！好人！到南京，或買書，或求畫，不時要相會的。

益所 正是！

田叔 大家收拾行李，前路作別罷！（各背行李下）

雨洗山籠睽，江行趁曉涼；

鳥啼荒塚樹，魂落廢宮牆。

帝子魂何弱！將軍氣不揚；

中原垂老別，慟哭過沙場。